

塞風社叢書之四

登廂集

榮祥題簽

抗戰與蒙古正續編

楊令德主編

要目如下

- 〔正編廿九年出版〕一、中國少數民族問題與中國國民黨政策(馬鶴天)。二、從漢蒙同源說到精誠團結(榮祥)。三、論對蒙工作(湯昭武)。四、粉碎敵人擾亂伊盟政治陰謀(鄒煥宇)。五、論內蒙『新文化啓蒙運動』的建立發展和前途(高魯峰)。六、日寇侵略蒙古陰謀的失敗(謝再善)。七、從發旗組織說到『偽蒙政府』的沒落(鄒煥宇)。八、建立邊疆文學理論(曦若)。九、評陽翰笙的劇本『塞上風雲』(楊令德)。十、進步中的伊盟(許如)。
- 〔續編三十年出版〕一、辛亥革命與蒙民解放(馬鶴天)。二、論幫忙與幫閒(兼答蒙古工作人員臨時聯合會)附錄一肅清蒙古幫閒者。附錄二蒙古工作人員臨時聯合會來信。(許如)。三、與王虞輔君論伊克昭盟蒙古問題(楊令德)。四、論蒙古工作(沈求我)。五、抗戰與蒙古(楊令德)。六、蒙古驛運(許如)。七、應該表彰的俺答可汗(榮祥)。八、東陵光談蒙政(唐克)。九、成吉思汗的繼承者——沙王(李國青)。十、抗戰以來蒙古王潮謝(兼談烏伊兩盟的幾個幼王)。十一、綏遠發旗之過去與現在(許如)。

目次

目次

致榆林的文藝工作朋友們(代序).....	老舍
邊疆文學的培養.....	李劫
論文人相輕.....	栗六
化筆翰為板斧(文藝工作者應努力之一面).....	許如
吳佩孚週年忌.....	楊令德
儒家正統思想將為吾人永遠之光榮.....	許錫五
國為文法的需要造了幾個新代名詞字.....	許錫五
抗戰勝利後的中國新聞事業(三十年九一記者節展望).....	許如
新聞記者與寫作.....	袁塵影
論老舍.....	李劫
王芸生先生訪問記.....	袁塵影
我所認識的張季鸞.....	白介微
魯迅逝世五週年.....	楊令德

806395

關於吳承仕先生	李 劉
科舉時代的我	馬鶴天
『罪與罰』的貢獻	李 劉
『我的生活』(馮玉祥先生自傳)	楊令德
讀『橫眉集』	許 如
評『雙尾燧』	袁塵影
做大時代中的女兒	許 如
香港相	陳永燾
芷江寄語	李記今
正當我厭倦了都市生活	袁塵影
重逢	袁塵影
孔家學潮	楊濟
徘徊	袁塵影
二十七個	杜 珊
三婦人	袁塵影
『登廂』釋名(後記)	編 者

致榆林的文藝工作朋友們

老舍



隨着北路慰勞團，我已走過了四個戰區，到處總聽到抗戰的歌聲；啊，中華民族因了抗戰，已變成會歌的民族了！我們高歌，我們敢戰，這是民族復興的音樂！到處我遇到文藝作家，都忙着服務，在服務中去體驗，然後寫出抗戰的真情實況。啊，文藝者已不復是吟風弄月的白面書生，而是以筆爲槍，以血爲墨，和戰士民衆站在一處，發出壯烈的吼聲了。到處我看到抗戰戲劇的上演，不論是齣劇吧，還是新編的舊劇吧，都願盡自己的一點宣傳力量，擊動成千成萬的觀者的心弦，增高了團結的熱情，與共赴國難的決心！到處我遇到愛好文藝的將官與戰士們，熱情的來歡迎文人們。相見之下，文的訪詢着軍事，武的探問着文事。啊，這偉大的戰爭，

把文人鍛鍊成武士，使戰士注意到文藝；文武兼備的人啊，才能應付現代的戰爭；心與腦俱健的人啊，才能于抗戰中建國；識與胆同備的人啊，才能有浩然正氣，把智慧與性命全獻給民族與國家！

是的，我們的文藝工作還不够；但是上面所說的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是抗戰前絕對見不到的氣象。工作不够麼，文藝工作者呀，再努力，十倍百倍的努力就是了。爲抗戰而犧牲，而工作！也只有這樣去犧牲與工作，才配作今日的一個文人啊！在精神上，我們要團結，全國一致的努力於精神食糧的生產，把每一個字都變成一顆炸彈，投到敵人的頭上去。在工作上，我們要各據崗位，分頭就地設法：沒有鉛印，就去石印；沒有石印，就去油印；沒有油印，就去寫錄；沒有工夫寫，就口頭去講播！不要再等待，馬上能怎樣作就怎樣作吧！後方的文藝工作與前方的差不多，都一樣的感到印刷與紙張的困難；我們不要再等待後方大量的運來書籍刊物，我們要馬上自己動手去寫，不要害怕；今天的中華字與上已沒有了『怕』字；

放胆去寫，千千萬萬的人得不到東西讀啊！寫不寫是個人的問題；有誰在今天還只爲個人的榮譽而去寫作呢！寫吧，只要寫出來就有人看；好壞是次要的事，首要的是大家須先拿出東西來；沒有槍使的用刀，那麼就先試試我們的刀吧！一面打仗，一面學習，打仗要勇，學習要勤；文藝戰士啊，我們今天也是要打得勇，學得勤哪！不要怕，要勇敢而虛心的，在抗戰中把自己鍛鍊成個武裝的文藝者。在抗戰中，文藝宣傳不能專在『質』上講求，也當顧及散播的『量』。多寫，多寫！多少民衆等着看一張壁報啊！多少臥在病床上的武士們切盼着幾段鼓詞或故事啊！多少在戰壕中的弟兄們需要一些消息啊！本着民族至上，軍事第一的宗旨，一切文人還會發出漢奸的論調嗎？不能，決不能！那麼就放胆寫吧，只要寫就有人讀，只要寫就會有進步，只要本着良心寫作就會有好的影響！

榆林的文藝工作朋友們，我佩服你們，你們正像榆林這座城，是沙漠中的綠洲，是塞上的重鎮。努力吧，朋友們！今後，我們要取得密切的聯

絡，彼此協助，同時。我們也要在工作上互相競爭，在競爭中彼此鼓勵！
朋友們，努力，努力，再來一萬個努力！

邊疆文學的培養

李劉

一、文學的特性

文學的特性，可從文學定義裏窺其一斑。打開文學概論，或文學史一看，這解釋太多了。人各其詞，見各其好，繁複紛紜，直使你有茫無所從的感嘆。這豈，不作他們的記錄簿，只以「表現生活」「反映社會」和「藝術的寫實的手法描寫」，做它的註腳。

生活是血肉的；社會是現實的；藝術的手法描寫，是真摯，生動，而富有統攝「時」「地」「人」之感染性的。血肉何自來，來自豐腴的生命力，健全的生理發展。現實何自成，成於時的轉遞，地理的蒸發，和人的各種組織形態。真摯，生動，感染性，又何自現，顯現於生活的切實，觀察的銳敏，選擇的嚴格，與表現手法之新的寫實及情感的濃烈。這些全是從活生

生的攝取養料中，生長出來的。想矯健而旺盛，把文學的特性，充分地顯示出來，對這些促使發揚的灌料，就不能絲毫疏忽。你該牢記住「培養」二字。

倘不此之顧，而欲躐等前進，將是鏡花水月，終無補於真實的渴望。所以。佔在一塊土泥，禾香，人聲，鳥語的生命發展的環境裏，談有表現、反映和感染之性質的人生形象，它背後的傾流這形色的源力，不能不特予注意。這點基礎打好了，源頭無窮盡了，然後水到勢成，波瀾壯闊，生命之流，社會之淵，才能够絢爛豐實極其所應擔負的任務之能事。

我說的文學的培養，是該先着眼於此。再轉而求有機的生命上的連續發展。這飲食是使「文學」生長的最切近的養料，概言之，無論它扎根在那塊地上，都不能不需要這「生之素」。

二。邊疆的環境

人的生活離不開土地，文學的發育也一樣離不開泥土的滋潤。除了它

的一般性而外，這點地方性在文學上所生的作用，也難棄置。證以我國的全部作品（其實歐美亦不例外），那風土影響，那培養個性的土之力，都清清楚楚地看得出來。要想在瞭解作品上，深入而不浮泛，把握住「地」的條件，是很必要的。因為作文章的人，時時刻刻全在他所生存的泥土上呼吸着，描畫着。尼采在「察拉圖斯忒拉」中說「我懇願你們，我的弟兄們，忠於地」。不管你生在那塊土地上，人總是「地之子」，地之子忠於地，可以說是人生的正當途。

廣漠的邊疆，不也是中國全份土地上最重要的地帶嗎？無垠的沙漠延展着，青青的草濤招喚着，高起的沙嶺，像衛士點綴了平鋪的美麗的摺縐，無數的牛羊羣，任性馳騁在碧綠無限的草地上，那種無拘無束，壯健勇敢的氣氛，讓你看了，必感受到偉大的覺識。蒙古騎士（包括男女老幼），在馬背上如立平地，用英俊雄姿，控制着的傲慢的馬，幹着狩獵或其他活計。若說地之子的驕傲，得天獨厚，生長在邊疆的人，是最幸福的。

站在無邊際的青草原上。你可儘量向四方呼吸，向大地的海沐浴，尤其當夕陽將晚，光亮照射時，沙嶺變成金塑的寶巒，草原變成軟嫩的地玉，你真成了天之驕子了。想起成吉思汗的英雄蓋世，想起他的「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之豪語。

邊塞還多風沙，是的。但這是多麼有力而威嚴的氣流呀！

刮過來，絲毫沒有阻攔，愈旋愈烈，愈烈愈勇，飛沙揚石，把天地都給攪昏暗了。這並非殘酷，許多蒙古同胞果敢的善戰性，就在這氛圍里養成的。它能加強你的抵抗力。增添你風起雲飛，加海外的勝利追求。

任重致遠的駱駝，在慢慢長夜，跋涉過平沙綠草，悠長的鈴聲，激響着遠近近的蒙民居廬。無牽無挂的夜行軍，唯有在邊塞土地上，才能充分而久長的行進。那怕是冰天雪地，月黑雁飛高。這工作還是在擔負着。人們從這響覺的鈴聲里，就強調了不逸豫亡身的念頭。成吉思汗的軍事掃蕩，必也關連着此邁毅不屈的風土影響。而今蒙古同胞雖因多年來不合理

的教導、控制，而逐漸喪失其先祖那種磅礴猛厲之性，但作為風土培養個性的條件一義而言，仍完完整整存在着。所應注意的，就是如何利用這土地的生力，來豐富自己，如何把泥土與生活緊密地連在一起，讓生活也蓬勃有力地表現出泥土氣和偉大型來。

遼闊而自由的土地，多樣難得。這地理的條件——其實地理是所有各社會現象的基礎——若不能予以充分的把握、表現，以文學去反映生長在那個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社會形象，與從表現者的理想上所獲得的更進一步的健全生活。明澈心靈的指導，是個最大損失。故如何探悉邊疆地理及培養此土地上的文學家，乃當務之急。

三、培養與建設

在涵育和發展的意義上講，培養之力，比建設還需要，建設是利用已有的儲材、現有的技術而從事於充實和更進一步的工作，在建設當中，雖仍進行着培養的生力，但這培養是建設中的促進力量，在建設的大衣內包

涵着的。也是建設力具有後更伴隨着它同時並驅的一種活動。培養呢？就其本義言，是在一種力量未形成或未充實前的保育工作，它的內涵，與其說偏於硬性的建設，不如說偏於教養衛，蓋一個環境尙沒有預備好建設諸條件以前，培養的功夫，是決不可少的。若忽視了這點，而奢談建設，則這建設必如同無根之花一樣，決難望其成長。

把培養和建設一併而談，就在於由培養到建設之次序的活力的連續與生長的旺盛。先將建設的諸條件，培養好了，等到初步的建設起頭時，這條件必可促此建設途中的順利。我所看重的，就在這初步建設必須有培養作它的先導一義上。無培養的建設，是天折的；無建設的培養，是消極的。必定以培養之力，作建設途程上的開頭與其間的推動力，這建設才完善而不空虛。培養某種實力，雖也是有計劃的，惟就其真正的作用言，不應該就認為和建設一樣。兩者的關係是有的，我所以斤斤計較者，就在這關係內的相異相輔的成分。

拿一個地方來說，就更可以清楚。國家、社會，是需要永恆的建設中發展，地方較遲步，培養建設的諸條件（起碼的）都粗具了，這土地上的建設，雖然仍需要培養之力去促動它，但這種培養已超過起碼而走入其間的相互爲用的道上，縱然還要培養力，已是另種意味了。若在一個建設條件毫無而急需培養它的力量的地方說來，初步的力量儲蓄，最必要。沒有開頭的促動力，全體決不能順序發展，沒有切實的周密的培養，建設的面貌，也難健壯而活潑。這在一個落後的地方而急需培養建設的力量時候，其意義尤爲重大。

像西北的蒙疆一帶，就是正待於多種培育的。概括言來，邊疆雖有它壯偉的地理條件，遼闊的原野，但建設還都是原始的不進步的。政治封建而腐敗，經濟貧弱而沒落，教育愚頑而不普及，學術低落而不進步。生產缺乏，生活困苦。所有全落在死寂里，顯露出過分的悲哀。這樣空虛而無力的邊疆，處在國防最前線，談及保障內地，盡它的前哨任務，真有點驚

懼不置。所以，在戰時培養這帶遼闊的地域，使它各方面都正常而健壯起來，由最切近目前的生活，到上層建築的文化學術諸科門，一樣樣遞禪地都走向進化之路，樹立下它地域防務與邊疆的長城。欲達此目的，就應該在全境域有關建設的力量培養上，認真注意，認真實踐。

文學在社會的建築層上言，雖是上級的，但它和構成這社會的基礎力量，有有機而緊密的關連。它是下層基礎的反映，是由物質到精神的滲透刻畫。人們生活合理，生產力豐富，社會的下層基礎，自然就堅固而結實。作為產生文學作品的動力說，也就源源有力，不感枯竭之虞了。然而現在的邊疆，尚不足以談此。道地的作家與促使文學所以產生的諸因素，都而昏冥不清，無鞭策之力，以此而談孤立性的建設，談浮游無根的文學建立，總有些謀之於奢，落之於空虛。

所以處在這寂寞而荒涼的疆邊地帶，謀文學果實的豐碩，我覺得先決問題還需着重它生長力的耘護與培養。

四·邊疆文學的培養

把上面所說的含有特定地域的培養與建設的異同，弄清楚了，轉而再談邊疆文學的培養，始有實力有根基。

培養邊疆文學的園地，該注意的是從事於這個花園里所有的園丁，他們可以把貧瘠的土壤，變成肥沃。可以選擇種子，將那些有用的優良的播種下去，等到嫩芽生長而又扶疏了，可以耘，可以灌，可以撲滅害虫，可以整理枝葉，一顆有熱情有興趣的赤心。永遠在這園地上，作勤毅而不厭的工作，花木經過他的栽種、培植，都旺盛了，開花了，結實了，然後他對着那許多美麗而有益於生活的碩果，露出微笑，摘下來分散給他認為所應分散的夥友。用這果實的色、香、味、質，去提高所有夥友的生理的與心靈的享受及體認。

這成績全靠着園丁們的高尚理想和卓越的技巧。

然而擔負培養邊疆文學的工作者，該如何修養實力，立定標的，與磨

練栽培的技巧呢？

關於「立定標的」一事，我覺得：

- 一、抱定對自己生長地的信仰，堅定對故鄉開發和美化的理念，將自己畢生精力，供獻在這上面，視為一種最有價值的工作。
- 二、還需將自己所生存的土地，和整個國家或更廣漠的世界，連繫起來，這樣，理想能更遠大，作品的表現，也能更真實。
- 三、生活是普遍的，社會是建築在底基上的，當用作品要反映這些事實和形象時，該着眼在這有力的含有生長動力的材料上。
- 四、是一個廓清文學園地上的公正戰士。

關於「營養實力」呢？應該：

- 一、常接觸土地，常接觸由泥土里培育出來的草木人物，風俗制度。
- 二、融合在身處的環境里，使自己的力量，就是大地力量的另種表現。

三、從現實的銳利的觀察上，搜集材料，儲蓄勢能，在錯綜紛紜的糾纏內，得到一個生之根源。

粗粗看，修養實力，像就是磨練技巧，並無何等差異，再細想就覺不同。這里之所謂「實力」，是渾然的，是和土地連合在一起的。有了它，培養邊疆文學的「生之素」，才不枯竭，一個文學工作者的武器，才得銳利。二者雖有關係，但表裏之差也不能視作同一而漠然應之，所以，再提出「磨練栽培的技巧」。

技巧是偏於表現，偏於方法。它需要實力的培養，更需要手法的靈活經濟，它應該在實力的擁戴上，作最完善而警策的揭發、描寫、吶喊、引導。讓技巧變成條救人的長繩，瀉入深淵陷阱，把被溺者都拯救起來，文學工作者，要想擔起這份兒擔子，磨練栽培的技巧，即應重視。

首先要立下一份兒磨練復磨練的耐心。讓許多表現上的礁障，都被粉碎。

其次要握住表現主題的最鋒利的刻刀，用這刀劃在活生生的由泥土所膏養出來的材料上，將其間之壯微粗細，酸甜苦辣，隨着寫實的手法，予以激動描寫。

再、從精密地生活體驗內，悟出技巧上和生命冥合的那點貴重的感觸，悟出技巧上和萬物呼吸一致的那點真正的創造力，顯現的獨特牲。

再、用此悟得的原理，復由歸納而演繹，由演繹而歸納地去實證所舉題材的不空虛和不死寂，在生長的表露上，畫出人與土旺長的景色。

再、從適用的事務上，挪入自己那枝適用的筆，在傳真的方法中，注意彼此錯綜彼此敲發彼此糾正的那種關節和稜觸。

再、從前人經驗內，回溯到曩時彼地，在各種事物的攪和、分散上，窺出生與死、真與假、崇高與卑微、永遠與暫忽之分界。前者予

以納取而後者予以揚棄。

再、就從這納取的關節上，悟出文學表現之幾種技巧，再加以現實培養。時代攝入，讓成爲描刻目前種切上的新武器。

再、把文學領域開敞，讓其他和它有關連學問，都作爲助成其長進的一些條件。由別的不相連或少有關連的科門結成碩果。

再、這就是說技巧是活的，它隨着一些活潑潑生命同樣發育，同樣進步。同樣能靈動地畫出它們赤裸裸的形象：歡笑與血淚，無恥與嚴肅。所以這有血有肉的活的技巧培養還得

臨末、落在含有永恒生力的泥土上。這偉大的活的啓發。才能把栽培文學禾稼的技巧，弄得切實而有用。

這種技巧的磨練，語及邊疆文學的培養。尤其重要，當此烽火聲中，佔在國防前線的邊疆地帶，欲振勵民心，煥發士氣，構成敵人的陷阱，最能激動人類的文藝。感染力最大的文學功能，那可忽視！

邊疆文學，該被所有生於此食於此而還喜好文學的人們，審慎地注意，努力地栽培。這種忠於地的地之子的重大的義務——也可說是難得的權利，該當仁不讓，全力地承當起來，把邊疆的正大而憤勵的居民活動——黑暗而也應該播正而建立的表露出來——活靈活現地告訴給居在別處的祖國同胞，像「大地的海」之作者那樣盡了他「忠於地」的任務。

然而我總覺得，在今天，在廣漠而荒涼的邊疆地帶上，談及文學禾稼，是應該首先注視培養的。培養像雙親保育子女，不只是促進其生理的發展而已，而心靈的教導，尤其是賢明的父母，所注意的，這里面自含有建設的意義。處此地域而空言建設，手法太賤厲了，會落到宋人的振苗助長，空虛無實的建設，又會有什麼好成績呢！

培養吧，培養里也有建設。培養的建設，才是有生命實力的。在邊疆文學的扶植上，我願用兩個效力最大的字。

論文人相輕

栗六

「文人相輕」這現象沒有客觀的必然條件，作它的後盾，在古往今來的文壇活動上，雖未完全撲滅了這種表現，但不應該主觀地先把這一印象刻板式地放在腦筋里，認為文人都是善於放冷箭而輕視他人的。

這一名詞的來源，作俑者是善於疾忌胸懷不光明磊落的曹子桓幹出來的，在「典論論文」那篇內，開宗明義就是：「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這兩句。並且他還拿班固與傅武仲作例子，以固與弟超書內的「武仲以能屬文爲蘭台令史，下筆不能自休」的話，作班固輕視傳毅的供詞，自從有了這兩句話後，文壇上自謂敏感的才人，就常把它當口頭禪了。

其實這漫無確據的引據，不見得就有何價值。習以爲口語上的譏言，尤不應該。

誰沒有點思想，誰沒有點見地，誰沒有關於自己所從事的那門學問的認識。在自己所學上，如要表示一些意見，這算不了輕視別人；假如這意見是公正而合乎學理的。在自己對於他人的意見上，如有商討或評及的地方，只要他的觀點是正確的建設的，這也算不得是相輕。各種學問，其進步都是由切磋研討中得來，這最足以促進學問發展的相互的意見，何能漫不經心，而概以相輕目之？

曾子桓提出來「文人相輕」一口號，窺其用意，他自己是想矯正這偏頗的。他既以班固批評傅武仲之語爲不當，謂爲相輕之實例。爲何建安七子，又都受了他的批評呢？如以「下筆不能自休」，就是班孟堅相輕他同行的罪狀，則「應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以及王粲除辭賦外「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的話，又是誰的罪狀呢！不管那一行找一個十八般武藝件件俱精的人，是不可得的。自來文人中，雖是被後人稱贊的天才作家，在他們所寫的各种文體的著作里，也有高下之分。蘇東坡的詩、賦、詞、歌、散

文、雖件件都能有成就，然此成就之中，獨有爲人所搆病的地方。可見，若站在就文論文的觀察上說，公正的意見，算不得相輕。曹子桓提出來這個口號的意義，應該在這里。

彼此之間，能够表示意見，必然是彼此所學是同一範圍的。這樣說來，從一種學問共同研討上，才能有相互敲發的更進一步之意見的產出，文人然，其他亦莫不然。文人相輕（姑且這樣說），武人亦何嘗不相輕？農人工人，亦何嘗不相輕呢？相輕與否，既非文人的專利品，爲何後來人還要拳拳服膺，而特別強調此義？相輕既非指相互間的公正意見不同觀感，則相輕一詞，又不見得汲汲沙俱下而予人以莫大威脅？曹子桓也不過把相互批評過甚其詞地而命爲相輕而已。

建設而公正的批評，受事人該虛心接受呵！

最要緊的倒是「文人相輕」之主觀上心理不健全的偏頗的撲滅。透關的批評，本算不得相輕，相輕的爭戰，本也不限文人。應該把牢固於心之主

觀上的印象，迅速抹掉。不要整日價自視過高，在文藝的空殿里想作尸祝，把其他的同行，都看作小卒，宜羅列而拜，尊我敬我。個人的風頭，沒有施展出去，好像別人全不被調遣似的。於是乎歎「文人相輕」了。這並不關連對方，一個心懷羽矢而過分看重自己的人，是應當享受到寂寞的。

如此而歎「文人相輕」，其輕也固宜！如此而歎「文人相輕」，其咎也自取者也。

若謂居心叵測地漫罵別人，將朱說紫，以蒼謂黃，則人人都有腦子，都有眼睛，不容易就當了別人的奴隸，又誰肯看重這位罵人者的意見，又誰肯尊敬這位批評家的人格呢？沒有修養，沒有學識，沒有特立獨行的偉大人格，他那里還能算文人？文人頭銜取消了，相輕又附着何處？在這種情形下，「文人相輕」，自然是不適用的。

何況戰時文人，都在集體結合下旺長起來。各團體雖有大小，但每個人都當作該團體內一份子而虛心誠意地過着相互融洽的生活。人人不自視

特殊。大眾心理上的分裂現象，就無從出現。高者提拔低者，低者亦樂意受其指引，在互相商討研究下，全爲了戰時文藝一個最高的使命而努力。一團和氣，穆穆嚮融，千萬心堅強的恰像一個。什麼叫做「文人相輕」，他們壓根兒就沒有想到。

所以要想去掉這一句不必襲用的口號——凡是文人，都應決然地在「文人之主觀的健全心理」與「真正文人的偉大修養」兩旗幟下跪拜。

楊令德所著之雜文集

偉大的工作

民國二十四年出版
要目如次

- 一、偉大的工作。二、母親。三、母親的痛苦。四、母親的病。五、漫談『兒童節』。六、論翻譯。七、三國時寡婦在社會上的地位。八、南宋時的『國難』。九、鬪羽在民間。一〇、一種文獻。一一、『歸玄恭遺著』。一二、從『血痕』到『苦悶的象徵』。一三、『父與子』。一四、『愛慾』。一五、日用百科全書的『新聞學類』。一六、『沙丁』。一七、日用百科全書的小錯誤。一八、從『英雄與英雄崇拜』說到綏遠的回教徒。一九、魯迅的『刀筆』。二〇、從『四十自述』說起。二一、『列寧與甘地』。二二、沈從文的『蜜柑』。二三、巴克夫人在中國。二四、『曾文正公家書』。二五、關於『自傳』。二六、普羅文學。二七、『醒世姻緣傳』。二八、登龍術。二九、李鴻章與斯文赫定。三〇、論徐彬的『新聞學』。三一、『亞洲腹地旅行記』。三二、李泰芬和『綏遠通志』。

化筆槍爲板斧

楊令德

——文藝工作者應努力之一面——

抗戰以來，「文化人」成了被取笑的頭銜。許多作品，都把知識份子當成諷刺的對象。最遠的例子是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最近的例子是丁玲女士在「中國文化」上的一篇作品「入伍」，她描寫在前線上「新聞記」成了文化人的頭銜，而一個懦弱無力的「新聞記」怎樣在前線「出醜」之後而回到後方便大吹大擂起來。

桂林力報副刊「新墾地」的編者紺弩先生因「國家至上」一劇也特別把知識份子當成取笑的材料，他很感慨地「獨白」了一陣，提出了這樹問題，認爲一般作家這個態度的不對。

普遍的譏笑知識份子，作品中盲目的把知識份子扮成了丑角，充當笑料，紺弩先生提出來糾正，還是第一人。

這裏擺着一個問題，爲什麼大家要取笑、諷刺知識份子呢？不管你『新聞記』也能，『文化人』也能，知識份子中間——說得範圍小一點，就是在我們的作家中間，一定含有這種份子，所以才能鑄出這種型相，這是二個事實的反映。

我很同情紺弩先生的意見，可是在抗戰陣營中，在文藝陣地裏，有這些丑角，有什麼法子！你能諱疾忌醫，掩蔽事實嗎？問題擺在那里，依然得不到解決。

要緊的是我們文藝工作者的努力。

一九四一年開始了，文藝工作者應如何努力呢？

爲了廓清文藝陣地，把那些『新聞記』『文化人』一句話那些丑角，嚴格的掃除了！『全國文協』抗戰以來作了全國文藝工作者團結的樞紐，它在抗戰中已盡了它的神聖的職責，完成了它光榮的使命。但我們希望它的組織加強。在批判方面要特別努力！團結不是標榜，小心藏垢納污！

文藝工作者本身要修養，要切實能獻身於國家。爲什麼抗戰三年以來我們沒有好的小說，戲劇，詩歌？因爲我們的作家還都是滯留在大都市的多，香港、漢口、重慶，住在那些大都市裏，憑了豐富的『燴士披里純』寫不出抗戰的實生活來。

尤其是成名的作家，就是到前線巡視一回，處處受招待，走馬看花，也不會得到什麼材料的，不過作爲一種幌子而已。

所以一個文藝工作者，你要是一個無名小卒，那倒是一好事，深入民間，打進軍隊裏去。先把性命獻給國家，然後細心體察，從容練習，那麼你將來所寫的一字一句，都是踏實的。成名的作家，更要努力！虛名在抗戰裏不值錢，也不十分『耐用』了。你先要下決心吃苦，然後才能談到你的寫作，你有偉大的作品，你才能保住你的名，如果想得以『作家』的頭銜嚇人，憑藉這頭銜保持你的榮譽，你便會走入牛角尖，掉入陷坑中去的！

近來文壇上沒有『黑旗風』，我覺得這是一種退步。冷箭可以不放，板

斧不能不使。文藝工作者化筆槍爲板斧，搥它一陣，先把自己陣營中廓清，也是應該努力的一面。

一九四一年元旦賦筆。

吳佩孚週年忌

許如

二十九年十二月爲吳佩孚逝世一週年忌，我們並不是對這位以賣卜始以扶乩終的「秀才」有什麼懷念，而是有一些感想願藉此談談。

中國對日抗戰，把許多意志不堅定的人，弄得露了狐狸尾巴，原形畢現。像汪兆銘這種敗類，本來是所謂「革命元勛」，不想却搖尾一變，成了民族罪人。因爲有這些狗彘不食的敗類，所以另一方面，像昔日的典型軍閥吳佩孚氏，「高風亮節」，相形之下，便成了一般骸骨迷戀者所崇拜的中國人物了。

我們中國人是善忘而最能寬容的民族。像吳佩孚本來是舊軍閥的典型人物，北伐以前，我們讀上海民國日報葉楚傖先生論吳佩孚決堤殺人的論文，說「民國不如前清好」的反面話，來加重吳佩孚的罪惡。——吳佩孚的罪惡並不只此，不過葉先生此文給人留了深刻印象。那想到北伐以後，事隔二十年，已經被打倒的軍閥，却又走上了紅運？其實吳佩孚之頑固、陳

腐、無識，實在沒有教人可佩服的地方。他的不受敵人威迫而屈服，也是一個中國人的起碼條件，並不足為異，因為有汪兆銘這些狗東西一對比，便覺得難能而可貴了。這還是我們中國人的「寬容」、「善忘」在作怪，所以「吳玉帥」一死，大家對他的「蓋棺論定」更顯得熱鬧了。

王幼僑先生的一篇「吳佩孚傳略」，對吳有些真實的記述，但溢美之處總嫌太多。舉一個小例子，如謂吳「經蒙古，蒙古人頂禮跪求摸頂者，道為之塞，蓋自前清光緒後，蒙人對中央大員，亦無此信仰云。」這完全不是事實。作者怕把蕪禪的事蹟，搬運到吳佩孚身上了。

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箭垛式的人物，吳佩孚將來也一定要成了箭垛，大家把他胡恭維一頓，這是何苦來。

我們認為吳佩孚的「高風亮節」向有他的「大丈夫」的精神，可是他也有許多短處，因為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典型的軍閥。不必因為今天有許多漢奸敗類，便硬把一個被打倒的軍閥也推崇備至。時代不能倒退，我們中國人的「寬容」「善忘」的民族性怕是要不得的。因為我們所需要的是明辨是非的真理！

（二十九年十二月）

儒家正統思想將爲吾人永遠之光榮

許錫五

我們中國人，在最早就看到萬物變動不居，因此拿一個變易的「易」字爲觀察工具。去觀察一切。易字雖然抽象到莫可名言，但是有一套實物在後頭跟着，歸納下來，才結到一個抽象的字上。拿它來觀察事物，瞭解事物，認識事物，一部易經就是拿「易」的觀點作出來；並且從自然，社會，與人心，整全的去觀察。例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又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所謂：「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不但是沒有違反了地質學，生物學的科學見地，也看到了一份窮理致知的態度。拿這一

種態度，「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而八卦又由太極，兩儀，四象而成；用以定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一方面又說：「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觀以上，雖然因爲當時的社會免不了有一點神秘的思想在裏頭，以這一種統觀天地萬物的精神，而又從萬物得出窮變通久的道理，然後應用在人事物事上，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核心上卽是拿着一個「易」，瞭解「事理」「物理」。中庸一書，卽是拿「中」字平正事理，拿「庸」字取定物理。所謂：「不偏之

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事理在乎求「中」，中則易正；物理在乎求「定」，定可見常。但是，也有交互作用的；可見程子所見最爲透澈。衆註：中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甚妥，惟庸註爲「平常」，似不及程子精湛。蓋朱子認庸爲「常態」，即以當時文字表爲平常，如不玩索，最易謬以千里；因此英文譯中庸爲 *The Golden Mean*，已失其實。有人更爲字面所拘，認中國人只有一付中庸態度，意即調和主義。人們竟把「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一句名言忘掉，是何等的令人可惜呵！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句話入根了，一脈相傳大家都是窮究這些事。窮究這些事，並不是壞事，把握基點要點是人類的聰明。因此，孟子告子來討論，荀子楊子要說話，歷朝歷代都有人窮究。其實「生之謂性」，頗有一半道理；一說到「天命之謂性」，人們都聽見顯量。其實天即是自然；命即是指規定了的。意思即是：「在自然界無論是生物無生物，已經規定

了形成了一種東西的，裏頭各有自性在；除去了那不同的，其共同相同的，只有那個所謂「性」。以小學的見解，義符一面是心字；音符一面是生字，即是裏面有一「豎」生氣，就它物質的基礎，時時擴而張之。因此宋儒有理氣之說，事實即理指物理事理，氣即指電氣磁氣，証以陰陽動靜，或不為妄。但是也有走玄了的。反正對於性是十分注重了。其注重的原意，大概因為人一生下來，就知道求生，不管外界能不能。只是一味的瞎求，儒家把這種欲求似乎叫作「物欲」，或說是「物」，格物即是要把物欲格去。那末物欲一格去，便不能生活。為什麼要格呢？不是；格就是要格去一切非分非禮和不可能的。因為外界包括自然，社會，人倫；自然有自然身存在的法則，社會有社會演化的制度，人倫有人倫規定的禮義，不是無政府的，想作什麼就作什麼。於是不得不迂迴來從法天象地，擬模自然的窮理態度入手。窮一分理，即知至一分。理窮性盡豁然貫通了，將非分非禮不可能的漸漸地格去了，純粹過渡理性生活。所謂「性」，即是理性。所謂「致知」

，即是研求真理。所謂「知至」，即是要知道一切理性。另一說：所謂心也，性也，命也，一齊都有理性在裏頭。今理學大家屬一浮先生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即當。孟子所謂知性盡性即當。孟子所謂盡心至命即當。孟子所謂知天，天也，命也，心也，性也，皆一理也。就其普遍言之，謂之天。就其稟賦言之，謂之命。就其體用之全言之，謂之心。就其純乎理者言之，謂之性。就其自然而有分理言之，謂之理。就其發用言之，謂之事，就其變化流行言之，謂之物。故格物即是窮理；窮理即是知性；知性即是盡心；盡心即是致知；知天即是至命。程子曰：「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命」。不是窮理了再去盡性，盡性了再至於命，只是一事，非有三也。不但是這個，就說入德之門的大學，和傳授心法的中庸，其最基點，都歸結到窮理；窮理即是求真理。因此反求諸己，要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以現在的言語演講出來，即是：「要想修身，先要正心，如何才算心正。先要誠意，怎樣誠意呢？先要求知，求知在乎窮究事物。事物窮

究了，而後知止於至善。什麼是至善呢？因為善裏有真有美；哲學科學的目的在求真，藝術器物的目的在求美，因知止於至善，而後在思惟內有了真理，擇善而固執之。一直到心裏得有了確實的把握心才算正。心正，身修，家齊，國治以至天下平。如此，豈不是把誠意的誠字解作「真理」了？是的，真理就是「實有」的「實在」的，也即是真理的。所以「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譯出來還不是「真理呢，是自然界的道理；去求真理呢，是人聰明的辦法；求真理，要切實把握了何為真何為美，然後固而執之」。豈不是這樣解嗎？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參什麼呢？什麼能參呢？即是把握了天地間的真理，自然可以參贊了。又說：「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其次致曲，曲能有誠」，如暴發致到一偏，一偏也能有真理。接着就是「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這就是說：誠既是真理，真理即是實有的；實有了內容，而必有形式，表裏一致，即是「誠於中，形於外」。不但外面有了形式，統體由著而明，成了客觀存在的現象，所謂「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現象有了，也不能一成不變。變是因爲事物有其必然發展的過程，故主之以動，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既動了，猶變通久，由變而至於化，故「唯天下至誠唯能化」。所以「誠」就其構成講，則爲真理；就其實有講，則爲事物。事物存在，理性亦必充滿其內。實際實際兩面俱有；以仁成己，以知成物，合外內之道也。如此，誠真於誠實，自化亦他化，此之謂物之始終。至於形著明動變，即是成長盛衰毀，所謂事物過程，亦即指此，這都是因爲至誠無息的緣故。講到至誠無息，即

是真理不朽。因爲不朽才久，久是因爲在凡事作過考驗，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一理萬殊，末復合爲一理，信而有徵。既在現在的事物都徵驗了，一直到了悠遠之未來，悠遠爲圓形博厚之地所載，博厚又被高明之天所覆，套合成了太陽系中之大自然。「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於是孟子有一時心裏高興的不得了說：「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中庸亦云：「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可見吾先民怎樣的在求真理的態度上努力了！

儒家雖然努力窮理盡性，最大的目的還在經世致用。最基本的出發點在乎明明德。德是什麼？似乎是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的一種純潔的高上意志。從把握了真理以後的心得，發爲行爲，古人簡以「德」字概括之。雖然前邊加以形容詞成爲明德，實則在應用上多半以一個德字行。明了明德，

親民，處處要止於至善；本末始終，孰先孰後，辨別個清楚；「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惟恐須臾之間離開道理，因此，要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所以儒家治禮作樂，以道其志。以和其聲，「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又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又「政者，正也」。正己正人，大而國家天下，小而個人一舉一動。「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同情心作出發點，逐層擴大，一直擴到世界大同；推其原始，還由於仁心的一點。然後成爲仁政。中國所以成爲現在的一個大民族，所貴者自家優美的文化傳統，仍然潛伏着。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要把古聖先人一貫的大道走下去，雖百世，孔子也認爲可知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學

問；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這是何等偉大的氣魄！

我中華民族過去有自創的衣冠文物，宮室器具，成爲一個高度的文化國家，可惜我們後世子孫，只是享受祖宗們的德澤，不能嚮往開來的任重而道遠。還有人以爲儒家阻碍了科學，引禮記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爲詞。其實實在的意義，在於疑衆殺。同段「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而易聖人之道四焉內亦有「以卜筮者尚其占」，「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那末，在當時的社會，卜筮不能算不對，其實在乎「疑衆殺」。平心而論，儒家偏重在天下國家倫理化是有的，如果說阻碍了科學，未免有些那儂。乾詭說是後人們的不爭氣，並不是中國人沒有創造性。儒家仰觀俯察，卽物窮理的這一份兒求知的精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這一套做法，是我們永遠的光榮！現在提倡科學，不但是不可沒有致知窮理的態度，更不可缺少了仰觀俯察的工夫；拿着今世已有的學術工具，向自然界來探索。一面繼續先賢，吸收外來；一面融會貫通，銳意新創。既不妄自菲薄，亦不虛驕誇大，實現大同理想，美化人類生活，此吾人之責也。

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作於榆林

因爲文法的需要

造了幾個新代名詞字

許錫五

寫文章碰到用他字的時候，就得照着事實寫成「他」「她」「牠」「它」。大家既已用慣，不但沒有什麼奇怪；而且覺得非常稱意，理當無話可說。可是追溯當初分化的本意。原爲便利文法和翻譯，這在民國十年前後所出『國語月刊』及其專刊『漢字改革號』可以見到。後來爲事實所逼，在報章雜誌，竟然有「妳」字出現；可見照着最初僅僅把他字分化是不夠，勢須把「你」「我」兩字分化擴大，在文法上才有軌可循。因此，我大胆地造了幾個新代名詞字。

大約我在民國二十一某秋夜，心亮如燈，反轉滾轉不得睡覺，忽然腦子裏湧出了這一件事。長思而得一解決。光屁股起來點着燈列爲一表；並

因某事寫與黎錦熙先生。他自己沒有寫什麼，轉交與世界日報底『國語週刊』，該刊編者把略去，將我所寫的全文與編者案語一齊刊出。我看了以後，覺其所駁毫無理由，乃舉實例作四千餘字的一篇長文反駁之；他連來兩信，藉口篇幅有限，要求縮短原文，其實這位編者先生真有些詞窮。而我呢，擬多搜集材料作一篇專門論文，想不到到現在不說稿本與材料，即片紙單張亦無所存，僅就記憶所及，特寫出如下：

一、將分化出來的「我」「你」「他」先列成一表

用於男性時

我 我的 我們 我們的

你 你的 你們 你們的

他 他的 他們 他們的

用於女性時

我 我的 我們 我們的

妳 妳的 妳們 妳們的

她 她的 她們 她們的

用於不確知男女或男女混合或集體與複數時

我 我的 我們 我們的

你 你的 你們 你們的

他 他的 他們 他們的

她 她的 她們 她們的

牠 牠的 牠們 牠們的

他們 他們的

你 你的 你們 你們的
他 他的 他們 他們的

用於生物時

我 我的 我們的
你 你的 你們的
牠 牠的 牠們的

用於無生物或抽象事物時

我 我的 我們 我們的
尔 尔的 尔們 尔們的
它 它的 它們 它們的

二、「你」「我」分化的理由與擴大

他字在讀書音裏雖然有讀拖的地方，但現行的普通口語是一國讀音，本來無須乎將形聲分化。既將他字分化爲「他」「她」「牠」「它」，且照現定標準讀法將「她」讀伊，將「牠」「它」讀拖，沒有照着普通口語一律讀他，已經與實際遠離。可是他字不分化則已，一經分化，便有「妳」來出現；不脛而走，此爲事實。如果我們細密地演繹下去，你我兩字實在有系統分化的必要。倘如說英文只有 *he she it* 三字的分化沒有 *I You*，殊不知俄文即不

如此，那又有何話可講。而況英語三個他字的實際發音即不爲一，理當形體與讀音有分，那是不能奇怪人家的。國語週刊底編者認爲英文沒有把「你」「我」兩字分化，我們也不應分化；雖然有「妳」字出現，也認爲用處不大，他還不如說他字一了不用分化，免掉人們去傷腦筋。最後這位編者拿「其他」的他字來疑難，我當時很直爽地告訴他：「其他」底他翻出口語來，就是「別的」或是「其餘的」。如此一來，無非是「別的人」，「別的事」，「別的東西」；或者是「其餘的人」，「其餘的事」，「其餘的東西」，看他字稱代什麼就用什麼，還有問題嗎？那來，那位編者先生如舉確有真知灼見，他的主張不能說不對，否則，更能顯明這件事提出的必要，也就相反相成了。

在擬人的神怪小說和童話裏，生物們對話是常有的，沒生命的東西彼此對話，或者我們談話指到某一個東西；或者說到抽象事物的時候，都有用到稱代字的必要。即以萬有文庫第一集『青島』一書爲例，把上表用於生

物與無生物的稱代字。都可用到。還有些基督教界的人們，近年來造出一個「池」字稱代聖經中的神，既爲事實所需要，「俄」「祿」「池」，何妨專來稱代神仙，如此相對神仙的鬼怪，更應分化爲「魁」「寇」「寇」三形。不過文字雖然如此，可是有無神仙鬼怪別一問題，將來的社會能用與否，亦爲問題；爲了發揮文字的最大效能，在現階段或者暫時也有分化的必要，恕我不列入上表了。

關於男女混合用時的複數稱代字，有人以爲用不着，其實在將來男女絕對平等的社會裏，用處更大。另一個用法，如果我們給一個不知男女性別的生人寫信，或者談話提到，在文字上只有使用這一種稱代字是最合理的。

三、新字形的說明

關於字形，我特別提出來的是「尔」字。這個字，有的人以爲是爾字簡體，其實在『康熙字典』的簡筆爾字，是少有一橫勾如「尔」。上頭並不是

禿寶蓋兒。「妳」字雖然還有讀法，但現在是很流行稱代女性你的唯一字。「我」是隸體的寫法，其實隸卽是正楷，我特別用來作無生物或抽象事物的稱代字。「我」是我自造的；一面別於娥，一面要與原來的我成一個相似的輪廓。其餘若「機」「公」「他」，「機」「妳」，都是按系統造來的，是不是固有的字。手頭沒東西可作參考；如果是舊字的話，只好當作有新意義的字着好了！至用於男女混合時「機」等三字的字旁兒，係取雙立人兒，用以象徵兩人或兩人以上之意，至於「機」「妳」，係照宗教界印刷物之「祂」擴演而成。

爾帶地還有幾句話，就是尊稱用你和他的時候，要用「妳」「他」。如果依例擴大了，就應當「妳」「妳」「妳」「妳」，「妳」「妳」「妳」「妳」，以補應用上的不足。既系統地分化「你」「我」一回，這是不能不事先顧到的。

再：本文會刊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拙作『零念簡集』內，又經過了兩年幾個月。在各種文體的應用上，還沒有找到不可分化的例證，反顯出分化了有許多便利。愈使文法細膩。不過個人所見有限，特將前文略微損益一過刊出。如有明以下教者，更不勝企仰了！

三十年二月七日重寫於榆林

抗戰勝利後的新聞事業

許如

——三十年九一記者節展望——

經過了神聖抗戰的血的洗禮，中國新聞界也淨化了。許多漢奸記者——那些民族的滓渣之被淘汰、清算出去，你能說不是好現象嗎？在抗戰陣營中，堅強地奮鬥下去的中國報人，在淪陷區域，在前線，在後方，各據崗位，盡其天職。

在九一記者節的今天，我們對那些忠勇的為民族為國家犧牲了的新聞戰士，實在不由得要肅然起敬！

當然，我們不是說抗戰當中的中國新聞事業，便已是盡善盡美的了，——不，決不是的！還需要大的進步與大的努力。抗戰建國中的新聞業，其重要不下於其他各部門，這是人人可以了解的。所以我們今天不妨展望

一下抗戰勝利以後中國新聞業發展的情形，就是說我們現在亟須作那時的準備。

抗戰勝利以後的中國新聞業，我們覺得至少要做到下列四步：一、健全的報人，這是首要之事。國家應當大規模的培養這類人材。現在少數的大學新聞系實在不夠，應該普遍的設立新聞學校，使新聞從業員的學識、人格都足以擔當他的任務。有人主張新聞記者應和律師一樣，經過國家的許可，毋寧是對的。人的問題解決了。二、便是報館和通訊社的組設應該純淨化。一付銅版，幾張蠟紙的通訊社；不擇手段，完全當作敲門磚的惡劣工具的報紙，總之一句話：一切掛羊頭賣狗肉的新聞通訊社和新聞紙決不容其存在！要使全國新聞事業，都在為國家為民族的大纛下發展。三、過去和現在中國的報紙，一面施以嚴格檢查，一面却予以無上權威。不論對事如何歪曲，對人如何污蔑，一紙更正便可了事。彷彿報紙的一切錯誤，只是「更正」便可卸責。這是多麼沒有道理的事。抗戰勝利以後，實在應

當有一部良好完善的出版法，報紙有過錯，用法律去制裁它。(一、二、三、所舉是事先的濾淨作用。三、所說的是事後的制裁辦法)。四、最後，戰時的有新開檢查，軍事期間，爲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那是千應該萬應該的。可是到了抗戰勝利以後呢，便須一改從前的辦法！新聞檢查，這是新聞記者最大的苦痛。有時簡直是精神上的大辟之刑。你想一張報紙每夜經過精神上的槍斃之後，第二天出版了還有什麼生氣？有人論「尊師重道」說：『你今日給他一個講學的自由，他明天還你一個民族的自由。』新聞記者也是如此，你今日給他以思想、言論的自由，他明日便還你以國家、民族的自由。總之，千句當一句，一部完善的出版法，勝過許多過密的檢查所！大公報接受米蘇里新聞獎章對美廣播，論及中國新聞檢查，說『相信這種戰時制度，在戰後一定可以廢止。』也不外是這個意思。

抗戰勝利以後的中國新聞事業，最低限度須具備上列四個條件。這不是空想；中華民族要光榮的在地球上站立，這便是將來確定不疑的事實。

新聞記者與寫作

袁塵影

我對於工作問題許久以來便覺得非改行不可了。這有種種理由。我的志趣早在做一個使人類怎樣變得崇高一點的寫作者。這個目的，做新聞記者遠不到。新聞記者的作品只是一些浮雕，同時也是有時間性的。更不用說永生在人們心中一類的話了。子崗和我談起她在做了記者以後，便寫不出什麼作品的事。因而她問我做新聞記者會不會妨礙寫作。我覺得一個做新聞記者的人，永遠不會寫出一部永生的作品來，除非他放棄了記者生活，但這並不能作為我改業的理由。您曾說我沒有社會科學的根底，沒有工具，不勝做一個完全的報人，這話我絕不敢說一個不是。可是，這一年多以來，我在這兒觀察××報界的結果。真是使我的壞脾氣——原來也不過爾爾——的習性又要發了。我自慚我不配做一個記者。可是，我看××報界——中國報界有幾個能够得上稱為報人的也很難說定。說這話你一定罵口兒了。或者說口兒是狐狸吃不上葡萄因而說酸，這也許有點道理。我也倒並不是有「懷才不遇」之感。我近來覺得我的身體能否允許我過夜生活還成

問題。何況××報界又是派別分歧，一個像我似的「闖入者」簡直不易闖入呢。

×父、我現在對一切都幻滅了。「愛情、友情、理想」。我都感到破滅了。我對一切都懷疑。但我對你們的愛却絕不懷疑。如果，我會懷疑起這來。那我恐怕不會再生活下去了。我現在只想能够在經濟上獨立，進而再能幫助你一點，在寫作上能有一點成就，使你們喜歡，我就滿足了。我最近和巴金先生會了一次面，談了一個上午，他還請我吃了一餐飯。他說得好：「努力寫作，寫作有成就，什麼思想都可以放進裏面去的！」我近來覺得沒有作品，徒徒混到一個「作家」的頭銜也是不中用的。對於新聞事業我並不放棄這志願，我覺得抗戰勝利了以後回到塞上，我一定要在你的指導下和你好好辦一個報的。現在，我願意走上一點曲線。

我的「三婦人」寫得並不好，一點也不緊湊。但能得到你的一句好評，我真是比什麼也高興。最近寫了一篇「重逢」，比較的是用了一番心腸。還有一篇「給兒子——」日內寫出來後寄去。

老舍先生我在南泉曾碰到過，他並會囑我向你致意。我再進城時一定去找他。我的「重逢」也要請他看看。

三十年一月十四日

論 老 舍

李 劉

七年前在北平聽鄭振鐸先生說，老舍先生是中國文藝作家里修養很高的一位。他留學英國七年，專從事於西洋小說的研究，回國後，即以優厚所獲，用道地的北平話流利地寫他超越其他作家的小說。處女作「老張的哲學」一出，以能寓莊於諧，逸趣橫生，就備受愛好文藝者之歡迎。「趙子曰」「二馬」繼出，創作態度，還仍同於初始，所描繪的都是一些生活上錯綜複雜的事態，偏重在橫的方面。劃分老舍先生的分野作品，不是什麼長篇鉅製（指最初作風轉變前），而是要在民二十一年一月間出版之小說月報上所刊載的「大明湖畔」。假使這一期小說月報不遭劫運，老舍先生作風領域的開展，恐要提前地呈露在國人之前。可惜，「二二八」事件發生了。商務印書館藏書處和印刷廠的巨大火舌，竟暴殄了老舍先生的心血。小

說月報的紙灰，竟深可沒膝了。這種殘貪的瘋狂的敵人，竟作了老舍先生心血結晶之劊子手。當時鄭振鐸先生爲了這篇文章，也曾深深地爲這期小說月報的遭劫而惋惜而痛恨。

這是第一次日寇和老舍先生所發生的緊密而兇惡的關聯。

之後，老舍先生的作風，即較前深入與擴大了。他不僅看見了人生歷程上許多雖細碎而却可觀真的橫方面的緯線，還進一步和社會握了手，寫出緊貼人生和現實各現象的作品，在直的方面，又當了助成他創作全地區的經線。就用它作骨骼，再織女穿梭般地網成他的傑著。這並不是說，老舍先生的作風，是先橫而後直的。把「橫」「直」的領域，截然給劃爲兩段，而是說，老舍先生的作風，先取富有哲學意味的輕快外衣，而後又把哲學意味的外衣，深入延展化了。內容上雖有輕重廣狹之分，根基還是濫觴於一源的，我那時，看了老舍先生的「貓城記」「趕集」「離婚」等集，覺察他入社會更深，和人生更廣闊地立在時代流里了。作品內常含蘊看強者欺弱

，及國人應努力自新的濃厚暗示。老舍先生執教於國立山東青島大學（先執教於齊魯大學）對二十四年日人壓迫濟南的事件。當領會甚切，那種兇惡毒戾忝顏無恥的信口要求，又給了我們作家一大刺激。報復的種子，已粒粒地散在心田，受了老舍先生熱血的耘灌，就蓬勃的在那里開了傲岸之花。

這是第二次老舍先生從日寇身上所收獲的憤怒。

果然，日寇又挑起蘆溝橋事變了。由北而南，熾燃地蔓延他的吃人毒煙。在北方，終於沿看津浦線而到了濟南。那時老舍先生，還住在該地，經四日抵抗而終究還得放棄時，老舍先生也帶着憤恨的怒火，走了出來，據雜誌上報道，老舍出走，是單身匹馬，連妻子也留在濟南了。

到了武漢，就挺然以一戰士姿態，用筆桿去殺滅敵人，整天埋首寫作，憤勵地從事於苦幹工作。那時候（我也在武漢）還聽朋友說，他的寫作，很少因敵人的空襲武漢而中斷過。以愛國家愛民族的熱情。用戰時文藝理

論，去建設能配合這偉大時代的現實需要，用最通俗化的各樣形式的作品，去激發全中華軍民的抗敵意志——儼然像一位持槍描向敵人火線的戰士，挖血出汗，爲自由平等而不惜犧牲所有。他除自資全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所發行的代表刊物「抗戰文藝」以外，還常在「自由中國」「七月」文藝月刊「抗到底」「大風」「烽火」等刊物上，發表帶有武器性的戰時文藝。大鼓書、彈詞、京腔、雜曲、小說、散文、任何形式，他都能有準時，地，人的需要而儘量利用，發揮、充實、加強。一方作戰時文藝理論的建樹，一方給普通民衆許多戰時精神食糧上的唯生要素，我親眼見過，在湖北西南邊陲幾縣，就有人唱曲，吟彈，而以之作宣傳上最好的利器。這時期，老舍先生，更決然地在烽火中卓立了。「抗戰文藝」移至重慶出版，比較其他刊物要晚些。而老舍先生就是堅持最後而向重慶移動的一位作家。

至重慶後，仍以筆作誅伐敵人的利劍。勉強較前益甚。想着體驗前線將士的生活與廣大人民的戰時反應，給他們對症下藥地灌輸些東西，又毅

然地參加了全國慰勞團北路慰勞的工作，代表看全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作戰時文化上一切健全而有力的指示。這工作更莊嚴而神聖了。

在抗戰第三年代九月里，北路慰勞團，到了陝北榆林，老舍先生，就開始經歷着忙碌的生活；雖然只倉卒地停留了四個整天，在歡迎會，同鄉公宴席，紀念會上，我又親切地看見了老舍先生的面像。二十三年暑假，有一天同朋友在濟南街上散步，經友人指點，匆匆中曾見過他一面。但那時老舍先生，似乎此現在鬆快些，白淨些，確乎得到了與他文章同樣幽默的一些感覺。而目前，再審視老舍先生，面貌似乎比以前嚴肅了，爲國勞苦的縐紋，似乎也加深加密了，你看，他談到救國問題，不是說要放開胆量爭取文化上一切勝敵的因素嗎？你不必以環境惡劣，工具缺乏而借口，嚴格講，地球上找不出一個理想地帶，也找不出一個絲毫不可造就的方域，問題全看你能否把握？能不能利用？能把握，能利用，黑暗可以變做光明，失敗可以轉爲勝利。當此戰時，尤應該有任地任人的把握與建樹的本

領，使環境爲我用，開放出抗戰建國時的犀利文化。只要你肯結結實實做下去，問題都能被克服的。老舍先生不是以寫東西作比方而結果落在幽默的工具上嗎？這種放開肚子的文化救國論，是很值得吾人取法的。

談到通俗文藝問題，老舍先生說，由於抗戰的推進，全中華文藝界沒有不承認文藝應該把全民衆作對象，而使之儘量通俗化的。雖然新舊形式有各種各樣，而舊形式裝新內容這一問題，在目下也被抗戰的洪流肯定了。再沒人作着像前幾年那種故意挑剔的言論。通俗文藝之內容，既以民衆爲對象，形式問題，亦須以民衆舊日所有者爲取舍標準。此客觀的存在，不容文藝人用主觀愛好而強使就已；不則事實上，決難收喚起民衆之實效。比方：大鼓書詞，在中國最流行，可是，這東西形式是舊的，你若想利用民衆熟戀的形式，獲得灌輸抗敵意識一結果，不把新內容放在此舊形式內，成不成？又比方：一般民衆，愛看舊劇，——皮黃秦腔，楚調漢調——兒等——你若想從觀劇上增加人民愛國情緒、不把新內容放在這舊形式

里，又成不成？（在武漢我曾聽過話劇作家洪深先生所編的「新天河配」一劇，這就是把新內容放在舊劇形式里的好例）戰時文藝要求是現實的，是帶有大量宣傳氣味的。只要能達到這個目的，你就不必問是什麼形式了，老舍先生不是又告訴你什麼形式都好，只要拚命地敢寫，大量地能寫出來，就成嗎？

內容究竟寫些什麼呢？老舍先生還說只要是正確地合乎抗戰需要的都好。即使空洞些，也無妨礙。本來文化一門，多半是弄空名詞的勾當，屬於其中的文藝，也決難處於超然。不過，空的名詞，也有它的重要。比方「國家觀念」「民族意識」，這詞，是空洞的，可是民衆瞭解與否和他們抵抗日寇的侵略，大有關係。凡能真明白這詞義者，率皆公而无私，為國家貢獻他最大的力量，遇必要時，還可犧牲日寇，犧牲自己殉難國家。知道了「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含義，自然就行之力而勉之切了。個人、鄉村、一區、一縣、一省、全國、其打擊暴敵的任務，能否堅持，這空滿名

詞，所給予的剛毅，是故力的。在人生發展上說。支持事功基礎的精神功能，所涉至要。文少保臨刑時之「鳳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的凜凜逼人忠義之氣。離了精神作用，又焉能獲得？從來聖傑英豪的不朽之業，徒恃物質，決無濟於事。亦必從含有最多量精神偉力的空洞名詞里，發育出來。這種支配事物的真主宰，不能習焉不察就轉於忽略。這時候，是全民族發揮抗敵精神的唯一時機了。若又用這回工具，去推動促進，我們所常說的「精神勝於物質」的抗戰堅持，又從那里加強？老舍先生不是以六十年講一次孝弟忠信，決無現在鄉民那種拚命殺鬼子的幽默而警惕的高論嗎？自然、老舍先生，不是說不要有實在內容的東西，可是，有充實內容的東西不易有，爲了應速和加強民衆的抗戰情緒，空洞點也得算數；只要肯正確地像戰士一般地幹下去即可。人類終究不是木石，衝激多了，說能熱烈而盪起來。

在實際抗戰上。老舍先生是更主張利用眼前而給敵以迎頭痛擊的。戰

時最寶貴的時間，就是現實。現實把住了，即可得到挽救過去和加強將來的實力，將來時間之能否爭取，關鍵全在此現實一因上。有人說，指揮軍事的人，若能勝利了對方的現實進攻，他就算獲得真勝利。最後勝利，就是現實勝利的連續發展。從這話你就知道打擊敵人的現實進攻，有多樣重要！火線上的戰士，固然應該利用我方目前現有的人力、武器，與敵人作勇猛的搏鬥，而在前線和接近前線與後方的人民，遇有敵人侵入或其他方法要誘你入陷坑時，你也應該堅決地拿出精神力量，伴以你眼前所有的武器，給敵人拚殺。決不能聽其支使，污辱了自己多少代純潔而善良的先人。火線上的與普遍後方鄉民自衛的現實勝利把住了，你想敵人還那里敢伸他的貪殘的血爪，踏入他的狗腿？這種全中華遍地的鮮花開放，即最後勝利的光明昭示。英哲學家詹姆士說：「沒有愉快，就是什麼都沒有」。如今我却要說：「沒有現實勝利，就是什麼都沒有」了。但是怎樣才能握住現實而造成勝利呢？這除了「利用眼前」外，決難成功。比方說敵人侵來，

你應該無條件地給他打。利用你實有的武器，有槍的拿槍，沒有槍的拿刀，沒有刀拿紅纓槍，沒有紅纓槍拿棍棒。你只要敢拿出來抵抗，就算是能振我國威的好男兒。這不是老舍先生所諄諄告訴給你的方法嗎？

這是第三次老舍先生所給予日寇之威震的回答。

在榆林，老舍先生雖暫短地只停留了四天，然而給知識界却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那種和藹，激昂，沉毅，果決的態度，使我們不得想不到：他非特有極深的道德修養，還帶有地理環境所賦與的民族特性：富而不誇，質而不俚，緊攝時代，發揮他作家盡力抗戰的最高精力，他真像希臘愛神一樣，雖來自海中，還能在人們心田里，燃點起熱情的火苗。如果說，文藝作家是時代的衛士和先驅，我想這題額贈給老舍先生是最確當的。

因了偉大中還有奇特，而領居在其他文藝作家之上的月桂冠，應加戴於文藝戰士——老舍先生的頭上。

王芸生先生訪問記

袁塵影

只要是常讀大公報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王芸生先生的吧？王先生是抗戰中中國有數的「日本通」。三年來，用他那支犀利的筆，站在新聞崗位的最前哨，打擊敵人，暴露敵人的罪惡。他所寫的每一篇文章，都把敵人身上的濃瘡潰毒痛快淋漓的指給讀者看，使讀者明白敵人已到了渾身潰爛末日來臨的眞象。拿破崙曾說過：「新聞記者一支筆，勝過三千支毛瑟槍」，這樣的話，用之於王芸生先生，不但不覺得過分，而且還會使人覺得比喻的不够。事實上，王先生的一支筆，可以說勝過十萬大軍的！

我和王先生相識，還是在「七七」事變前一年，北平燕京大學召開的新聞學討論會席上。三年後的今日，當我從烽火連天的綏西前線來到大後方的重慶時，新聞界的前輩，第一個見到的便是王芸生先生。

車子穿過了清靜的馬路，夜的寒氣侵襲着我。走進大公報會客室裏的

時候，已是夜十時許了。先和徐盈子闕夫婦談了談，他們都先後工作去了。這時候王先生邁步走進來，寒暄了幾句，便開始談話。

首先，我向他致謝了在抗戰期中有一次給我的最大的幫助，隨後我注視到他鬍面鬚和服裝。依然是一件藍布大褂套在棉袍子上，和三年前未明湖畔燕大席上穿得沒有兩樣。所不同的是他的臉色遠不及三年前的紅潤，而顯得黝黑憔悴。鼻上架着一副墨色眼鏡，電燈光下看去，更顯得蒼老了許多。憂國之情使王先生在三年之內竟老了這麼許多，在吵雜的機器發動聲中，我衷心的感到敬仰。

第一個談到的問題便是抗戰建國的前途究竟怎樣，這本來已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可是由綏西來到重慶的途中，我却聽到了一些人說：「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是「抗戰八股」的說法，因此使我感覺到有向王先生請教的必要：「是不是後方人士也有對「最後勝利是我們的」，認為只是一句口頭禪，而實際上是缺乏堅定的信心？」

「不！」王先生有力的回答我。「到今天我們已和敵人打了三十個月的仗，把一個世界上的一等強國的敵人打得降到二等三等。而我們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確都比戰前進步增強了許多，最後的勝利的確是我們的一一總着他便提出敵國議會最近通過的預算案來，說「這個軍費預算案是假的，敵人絕沒有力量去實行。這就證明了敵人國內景象日絀的境況。相反的敵人的失敗也就是我們的勝利。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這是絕無疑義的！只是要大家忍耐着吃一些苦澀過這艱辛的年代吧了。」他補充着說。

「由於敵我的相持，敵人不能再有新的軍事上的進展，我們的力量暫時也不能驅逐敵人出境。工廠的向後方遷移，造成了物質上或可偏安的基礎！後方會不會養成偏安的心理？」我這樣問。

「不會的！」依然是肯定的回答。「現在大家都在忍受着痛苦，爲得是什麼呢？爲得是打退敵人回老家去過安樂日子。偏安是沒有可能的，這種

心理也不會養成的。」他着力的說。

「敵人以戰養戰的目的會不會達到？」我問。

「在某一方面說，敵人這個目的也多少做了一些。可是却是失敗了的。譬如他的套換我們的法幣，在我們放棄了維持外匯的政策以後，他便無所用其技了。而且，我們儘有許多經濟上的方法可以打破敵人的迷夢，不過這些抵制方法有的雖已實行，有的却還需要研究……」

「國際間的關係怎樣？」那時正是蘇聯對芬用兵開始不久的時候，重慶關於國際問題的論調，顯然有點混亂，我便提出了這個問題。

「國際的形勢於我們是有利的！美國對我們的援助一天天的更積極，美日商約的廢除也是不成問題的。那時距正式廢除的日子還有一個月光景，對於友邦蘇聯，我們希望他能將對芬的問題迅速的了結，而不要弄成兵連禍結的形勢」。

最後，我提出了不但是前方人士關心也是後方人士所注意的「中國將

來的政治問題」。對於這問題，王先生是絕對樂觀的。他說：「抗戰期間的小摩擦是免不了的，將來政治上的大問題是不會有的，就是說，只要抗戰的中心勢力不倒，問題絕不會發生的！」說到這裏，我便問他：「王先生說的這個中心勢力是不是指我們的最高領袖說？」

「只要 蔣先生抗戰到底，這個中心勢力絕不會倒的！」他加重力量的說。

時針已指到十二的亞拉伯數字上，不知不覺和王先生談了個半鐘頭。我知道王先生夜間時間的寶貴，便和他告辭，轉回來又和子岡談了一陣。待到和子岡告別，她推開編輯室的門叫徐盈一同送我出來的時候，王先生已經又在靜悄悄的坐在他的總編輯位子上，默默的寫明天的社論了。

二十九年，二月底追記於重慶南泉。

塞風社叢書之一

活躍的北戰場

楊 令 德 作
廿九年六月出版

〔目次〕一、抗戰兩年來的中國報業（代序）•二、記鄧寶珊將軍。三、傅作義將軍在柳林。四、活躍的北戰場。五、何柱國將軍和北戰場的騎兵。六、北戰場上的一段長城（高變成將軍及其部下）•七、綏遠游擊縣長怎樣在淪陷區域奮鬥。八、包頭灘上。九、綏垣喋血錄。十、綏遠三烈士記。十一、綏遠民衆抗日自衛軍。十二、綏西、收復綏遠的根據地。附錄一、綏西前線，附錄二、綏西前線的回回軍。十三、敵在綏西的冒險。附錄二、五原大捷與綏西戰局。十四、王莫的命運和前途。十五、一九三八年內蒙古動態紀略。十六、蒙古抗日詩人榮耀宸先生和他的詩。十七、『達爾哈特』（成吉思汗陵寢之守護者）附錄，達哈爾特的組織。十八、蒙政新陣容下的伊盟。附錄，越過伊克昭盟。十九、綏境蒙政會和烏蘭察布盟。附錄，回到祖國懷抱中的蒙古青年。二十、北戰場上一老將（馬占山將軍片斷）。二十一、從上海到石莊和太原。二十二、後記。

〔價目〕每冊實價國幣一元。〔經售處〕大公報榆林分銷處（奉新號）。生活書店重慶分店。上海雜誌公司重慶支店。大公報榆林分銷處（奉新號）。〔塞風社編輯通訊處〕陝北榆林呂二師下巷五號。

我所認識的張季鸞

白介徵

噫嘻！人情頹頹衣食住，殺氣騰騰歐亞非，如此爭權奪利鬼域伎倆之世界，尚復何言！僕也老朽，家居避難，終日與酒爲友。有時翻閱舊籍消遣時光。對於案頭筆硯，不常接近，忽忽悠悠，聊以卒歲而已。日前大公報記者楊君令德，一時高興，忽然要我作文以充『塞風』篇幅，且命之題曰：『我所認識的張季鸞』。哈哈！題目固不甚難，意思却也不錯。季鸞與我同鄉、同學，又有兒女姻親的關係，不能說不認識。但自分不諳語體，勉強寫出，一定可笑。只得就少年時所知道的事實，故雜敘述，以副楊君的雅意。

記得我當十八歲應本縣童子試時，張氏眷屬尙在山東，次年回里。夏間府試，季鸞以父憂守制，他的姪子阜生得優廕考。臨試後和我同案入學，因到縣府酬應，纔認識季鸞。他小我四歲。雖係少小學生，那一種清秀之氣，現於眉宇，一見即知其不平凡。且聽說他天才敏捷，文采勝於成人，心竊慕之。後來他到味經書院讀書，大得山長劉古愚先生的贊賞。不久

味經改併爲宏道學堂，他亦隨着就學。

閱二年我應歲試後，和阜生同被選入宏道肄業。這纔與季鸞同學，學生每月存膏火之資，以爲給養，月終分科考試，各有獎金。所以塞士倒沒有生活的顧慮。他的家境清苦，不亞於我。月得獎金，則數倍於我。且能力行節約，接濟家用，其儉德有足稱者。每日上課，他種科目姑置不論，惟外國文一科，同人且須晝夜複習；他呢，下課後即默誦默寫。每逢考試，在講堂上總是他交卷最早。各科成績，大半是他的第一。故得獎綬多。許多同學很羨慕他。他向來作文是不起草的，一次巡撫官課，大概是歷史題目，我因病不能交卷，請他代作。次日他的卷子已交，來校號舍，令我騰卷。我問草稿呢？他說不需，只在地下盤旋，口中念念有詞，我便聽一句寫一句，不多時千字之文已告結束。觀其詞意之暢達，史事之嫻熟，俱可驚人。追想王勃的腹稿，也不過如此，這纔才分，同學中莫有能比得上他的。

我住學堂的第二年，本省初次考送東洋留學，宏道額定十二名，同學應試者八十餘人。季鸞即在被選之列。他的年紀最小，最有希望，我們入

學資淺識好望洋興嘆。看着他們去海外留學，不啻天上神仙。次年有羅賦的日本教習學崎梗吉同他的老師游歷秦陝，便道參觀宏道，學崎對同學們盛誇季鸞進步之速，程度之高，在中國留學生中不可多得。最足稱道的是他留東僅僅經年，滿口流利文雅之東語，比東京人說得還好聽。學崎是東京人，其言如純，足見他的聰明過人。日本人也佩服。

當年他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報界，先後在民立報神州日報中華新報上常可看見他的文章，洋洋灑灑，才華畢現。後來他在北京辦理中華新報，不知因何事故，忽然傳來消息說他報館被封，人亦被捕。遠道傳聞，莫名其妙。數月後始得釋放，仍回上海。這是他處境最困難的時候。

大概是民國四年我和阜生的家眷都在省城居住，他回到西安，對我脫起本身被拘報館被封的原故，纔纔略知其情，大概是軍閥作威罷了。長談之下，他在監獄中的痛苦黑暗，叙之頗詳。他在上海報曾載過『鐵窗風味』一文，可以規知北政府時代監獄難度的惡濁。當時西安友人留他在省作事，他因受從前的刺激，我勸他當局既不注重報章，何如轉變環境，另改他途，生活或不至大受影響，但是他却矢志新聞事業，毫不為動。秋間忽接

上海友人密報政局將有大變化，請其速來。他見我疑要回上海，西實不可久居了。我問其故，他說老袁將要帝制自爲，報界人有重大嫌疑，故必須離此。不過國家大局好壞在此一舉。斯時省垣政學界人對此事端，大歸向無所聞，足見他們的消息靈通了。自此以後，彼此疏隔，偶爾會晤，亦爲時不久，所以他的一切，即有聞知，亦不能得其詳情，祇好暫且從略。

總之、季鸞的性情是倜儻不羈，天分是聰慧敏捷，志趣是活潑澹泊，多年滯滯海上，從事筆耕，備嘗艱苦。最後主辦大公報這纔是他的注腳。生事漸趨穩定，業務漸次發達，聲譽隨之隆起。近年因遭時變，報社番遷，他的志氣不曾少餒。言論素持正大，決不阿附恣肆。以故社評爲時所重。今且名馳中外，迭獲榮獎，居然爲報界泰斗，不但是一鄉之光，實在一國之光。將來抗戰勝利，政局恢復，一切事業，從新建設，他定有新的成績，表見於世，爲新聞界放一異彩。彼時老朽的我，如果尙在人間，還能看到昇平的景象，和他的最大成功，自當隨着興之所至，勉浮大白，祝此老友。

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榆林。

魯迅逝世五週年

楊令德

慣於長夜過春時，
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
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
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
月光如水照緜衣。

——魯·迅。

又當投筆請纒時，
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
登舟三宿見旌旗
願將殘骨埋諸夏
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多蹈厲
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

上面所引魯迅的這一首詩，膾炙人口，傳誦一時。郭沫若於七七事變返國後也寫了一首舊詩，當時國內各報無不競載，便是我上面所引的這首。郭詩是有意步魯迅的原韻。這兩首詩對照起來，也成了中國新文學史上的好資料了。

魯迅逝世，已五週年，我現在並不是研究他和郭沫若的這兩首詩，不過開闢一併引出，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意味。——其實還都是題外話。

魯迅，這中國文壇上的巨人，他雖然死了，但他的精神却廣泛地傾瀉在中國青年的心裏。他一生用了他的筆——多末珍貴而有力的武器，戰鬥到底。他是那麼嫉惡如仇，那麼毫不容情地剝開社會的一切黑暗與污濁！中國民族性的弱點與最大的短處，他都一一揭發了。於是有許多人便感覺到剝他們的皮似的而痛苦，因而起了反感，把魯迅認為大逆不道了。魯迅是多末憎惡這些人，但他的憎却是基於愛的，他的雜感文的所以有力，所以能成爲匕首、短劍，便是這個道理。正如他自己所說：「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信，那就並非諷刺了，這便是所謂『冷嘲』」。他的作品裏充滿熱情，他的憎是出於愛，所以便格外有力，格外動人。

魯迅曾經這樣指示青年：「倘有戴着假面，……就得逼他除下來，否則便將他撕下來，互相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羣蓋集續編）

中國人是多麼要面子——便是這假面，你要給他撕下來，他自然不願意而且也要恨得你牙癢癢了。

中國的處世哲學，是圓通；要不得罪人，才是名哲保身之道，這也就是「可貴的」——世故。魯迅，他應該是懂得世故的，但他却不寬恕人，要打落水狗，這種違反中國傳統的做人（戴假面的人）的精神，便是他的可愛處，也便是他的偉大處。他是「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鮮血的淋漓！」「敢說，敢笑，敢怒，敢罵，敢打，」的具有「執」性的「戰士」，這便是做人（真正的人）的精神。——我們必須有這種精神，才能擊退日寇。

魯迅是一個人，一個有人味的人，也正是平凡的人！所以魯迅死了以後，那些過分歌誦魯迅而抱着魯迅的木主嗥叫的別有作用的人們，也正是魯迅所憎惡的。至於所謂「當面受着教益」的門徒們，想得以魯迅的光榮來掩飾自己的污濁，更是卑卑不足道了。

「清末盛行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一類譴責小說，不能說沒有時代的意義，但那個時代過去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專制，究竟成了嶄新的另一個時代。魯迅，也有他的時代，你固然不能確定的說現在已不是魯迅的時代。可是魯迅他沒有看見中華民族神聖的抗日鬥爭，實在是遺憾的事。他逝世已經五週年，我們的英勇的抗日戰爭，也過了四個年代。魯迅所處的時代，黑暗多於光明；現在，我們是處在晨光熹微，光明戰勝黑暗，就要完完全全是光明的時代了。

『魯迅是霜電，是冰雹，是沍寒，但將來總有魯迅的春。』 郭沫若語
（是的，魯迅的春就在眼前。）

『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故鄉，吶喊頁一一〇）這是他對下一代生活的憧憬。抗日戰爭接近最後勝利，中華民族一旦反身，屹然在地球上站立起來，那是魯迅所憧憬着的下一代的生活，這是指顧間事。所以我說魯迅的時代——那苦難的時代快要過去了。

還在如同辛亥革命結束了『我佛山人』們的誼責小說的時代一樣。

(三十年十月十九日檢林)

關於吳承仕先生

李劉

這篇文章是在七個月前接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里一位朋友的來信，有感而寫成的。吳承仕先生的死，國內文化界和文藝界許多知名的作者，在各報雜誌上都寫過紀念文字，我個人就讀過新文藝作家王余杞與歐陽凡海的兩篇，也讀過另外的幾篇站在文化運動上而紀念先生的短篇，但結果都有未詳盡的地方：不是借看吳先生的死來多量地介紹自己，就是知道吳先生在學術上的價值嫌少了。看過後常有不愜於心之感。

論理我這篇東西，早該找一個地方發表的，無如我的壞習慣，裹漚了我對於吳先生生前的惠賜。把文章寫好，就馬馬虎虎地放在抽屜里，當作舊案卷了。我自己也莫知所以，近來發表欲，已低落到零下

度數。這或許是舊日寫文章的朋友們，都失了連絡的緣故，但這篇文章，我覺得還有把原稿再披露的必要：這一則可以表示我對吳先生一點必有的敬意，一則也可以彌補前所紀念吳先生的文字的不足，縱然這篇拙作，在技巧上毫無可取，而一個真正為民族犧牲的儒士，是應當多為贊頌的。

作者附記 二九，十一，一。

友人來書，帶給我一件極壞的消息。那信上寫看：

「吳承仕死矣，傳係就義不屈，得其所矣！學行冠千古。」

吳承仕先生又死了，何中國學人凋落之速，至於斯極！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我緬懷

起吳先生就義時那種從容不迫，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態。

吳先生和錢師玄同，都是太炎大師的高足，亦都是作者受惠最深的恩師，憶及讀書時這兩位先生的諄諄教誨，口講指劃，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直至今日，音容猶在目前一樣。這不獨表示兩先生學識深邃。而道

德之高卓，尤足爲大學教授之模範人物。不怪友人也說「『學』行』冠千古」！

吳先生治經學，錢先生治文字學，在寒風第一期創刊號拙作內曾略及之。雖所持不同，但在太炎大師之治學部門中言之，吳先生的經學造詣，是高出人上的。我在校時較喜好吳先生所擔任的課程，接觸，發問，又比和玄同師來得頻數些。以故，吳先生之學問，道德，文章，言論，也比較知得多些。

吳先生今雖就斃而死，但他的供獻，是隨天地而不滅的。

吳先生治經，接近鄭康成，不專主今古門戶之見，而唯擇其學說之所長。這種態度，在守家法師說的今古文治經者看來，是對他常有異詞的。若就經學的真立場而言，這總不失是一個公平態度。雖然還未曾澈底作到純客觀的地步。由他前期所講之「經籍史」「國故概要」看來，這氣味都很顯著。

到了後期，這態度就完全變了。

吳先生在經學部門里，最精三禮。（周禮，儀禮，禮記）而三禮中尤精於名物之研究。他已出版問世的「布帛篇」「喪服篇」「車篇」等作，就是這方面的結晶，身爲一代經師，有幾部書籍，原算不了什末大事，然而這方面却有與衆不同者在。在這幾部書內，吳先生精神最獨特的地方，是喪服篇的偉大。車篇，布帛篇，不只是親目閱讀過，而課堂上還親聽過他的講授。那時也許爲期較前及物象本身的關係。吳先生講授，還在純經學的範圍裏行走，言詞用語，亦都是以經解經，隨簡而就。我們只感覺到材料豐富，引証淵詳，豈未徒該物的解剖上。得到由古澈今之演變迹象。雖然一種車制可以講述一學期，那是表現了吳先生精研的本領。

等到講喪服篇時，就更令人佩服了！喪服本是社會制度內的一枝，它的產生，應用，與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最有關係。想把喪服制度講透澈，只有經學，是不夠的，政治學，社會學，歷史，非研究不可。他想進

一步開拓喪服的底蘊，說明喪服在社會、歷史上的基礎，一新從來研究喪服者的耳目，就拿起胆力，在這方面下功夫。

據先生自言，爲了看由國人繙譯來的政治、社會、歷史各世界名著，曾吃過最大苦頭。先生本一經師，修養見聞，類皆在古籍典策上。淺學者所畏懼的詰誦齟牙，先生不以爲怪，而歐化長句與向所未睹之術語名詞倒感覺格格不入。展卷閱讀，滿眼都是。然而先生以知天命之年，並不畏難而止，竟硬看頭皮看下去了。他以純學術立身，看過唯物辯證法，初看不懂，復鑽討之，鑽討之猶不盡懂，復繼之以恒，就這樣日以繼日，一直到半年時光，他才澈悟了這本東西。我想他的瞭解，遠非似解非解者所能比擬。其他科學，和他想研究的喪服制度有關的，也無不以這種精神，貫注而悟解。這種爲學態度，是一般自居高位的名流所不能達的。這種好學不已的真毅力，足當愧死一般只求浮華而不重實學之青年學子的。

先生既詳古而又察今，已達到初時研究喪服之苦心，此超乎衆人之不

凡的準備，即奠定下「喪服篇」獨特偉大的基礎，他給我們講這課程時，喪服的產生，形成，影響，沿革，不但說得源源本本，有條有理，而它的社會背景，歷史色彩，政治牽連，也都深論推闡，滔滔不已，滿口社會科學上的新名詞之使用，其流利確當，直不讓專門研究社會科學的教授。那時候，同汪精衛同倡「和平主義」不戰而走之今日的陶希聖，也在學校教課，且陶氏叫座力量，也很逼人。講中國政治思想史，講到有關喪服一節時，我們聽課的人，相形之下，覺得吳先生太偉大了，以一學識深邃的老經學家，竟還能深悉社會而恢弘其詞，這成就真是一種奇蹟。可是以社會科學家自居之陶教授，即在喪服一制上，好像還自視甚高似的。然而吳先生作自己學問，從來不愛揭發他人之短。商務出版的萬有文庫內有陶氏一本關於喪服的論著（以手頭無書，確名已不詳記，好像是「唐代喪服制度」一名）內中凡引三禮上原文，據吳先生言，很多錯誤：非引之不得要領，即引之有未盡處：若本人對原文即不瞭解者。真的，吳先生是中國三禮名物的專

家，而喪服又是他三禮名物中的拿手好戲。陶氏雖也班門弄斧，但吳先生從未將陶氏喪服之誤，載諸文字而揭示世人。此涵淵之量，不有高尚品德，何克至此？

吳先生在修養上，雖多禮讓之容，但絕非軟弱寡斷。不損於己之人病，何必首事攻發，無害於社會之小疵，亦不必過分重視，多樹敵壘，此愛人以德的仁厚，在接近先生者，往往心悅而誠服。可是，在是非上凡與國有涉者，他都凜然以持，毫不遷就。吳先生是北平名教授，曾當過北平師大國文系主任、教授；北大講師；私立中國大學國文系主任、教授；輔仁大學國學系講師等職。我在校念書時，吳先生是在中大當主任、北大當講師、師大當教授。那時，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博士，關於北大文學各教授，曾在報紙上發表過談話，謂本院教授，皆須中西兼通者，即國學系亦不例外。胡先生的這個談話，理想甚高，見地亦卓，不能說不合理。不過拿這標準而繩國學系之老教授，誠有點要求太苛。這話在別人看來，也許

常作劬勵今後任課教授之一種警惕，就算完事；而吳先生覺得自己不合乎這個條件。提到英、法、拉丁、諸文字，他真是門外漢。先生曾言：通而不通西。這教授非辭職不可。辭職了，又少了一點收入。那年冬季（民國二十二年）教授們的薪永，積欠很多，吳先生那時在師大，中大兩校，每月收入，不足二百元。以此區區，談養家費已，拮据得很！然而吳先生不以衣食之累，而損害是非，不以個人之利益而使有歉於心，竟毅然蕩袖而去。這種正直忠梗之氣，足夠我們敬拜不置，吳先生之就義不屈暴敵，是早意料所及的。

西文雖和吳先生無緣，而其抱負却遠非同輩學者所能比，他除了善作文言而外，還有一手漂亮白話。他和賴文藝作家孫席珍氏合編「文史」時，先生的文字，常在這刊物上披露。乾乾淨淨，結結實實，語體文作到這地步，真難能可貴！臨老出家的吳先生，求發揚自己的全份生命，真可作人倫師表！由於這新精神之充實，在文化開展上，還盡過力量。他和張申

府先生在北平所倡導之新啓蒙運動，給文化界添了許多光明。他們要拿反迷信，反盲從，反奴化。反武斷的精神，來啓發大衆的理性、思想與智識的普及，要把這個運動當作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的民族主義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運動，而努力地實行。在南在北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上，都起過不少作用，誰想到昔日經師，竟作了推動文化之戰士！一介經儒，竟當了反抗日寇的急先鋒！數年前就是這樣。今日從容就義，更歎先生「邁勵益堅」了！

自平津淪陷。先生以年齡、身體、志願及清苦關係，無法南遷，仍留在北平。後恐怕敵人對自己注目，又遷居天津。暗中作抗日工作，不遺餘力。以先生之公忠精神，處茲險地，每與友人書。即常爲先生危。蓋先生見善若驚，疾惡如仇之赤心，實拳拳於內。而不受任何虛武、富貴之轉移者也。敵人不注意先生則已，若思所以利用之道，則先生沒有不抗拒的。如今，先生果然以霜雪之志，就義不屈，爲國而死了！聞訊之下，誠

有啼噓而不能已者！先生的學識造詣，文章修養，固可永垂不朽，而愈老愈堅之進步精神，適毅正氣，開近年來我國學人之先例，是最值得表揚的事情。這點耿耿逼人的浩然沛然，已足懾敵胆而冊名萬古了！

「一飯何曾忘民族（民族二字原作「看父」），可憐儒士作忠臣」，吳承仕先生千古！

二十九、四。

塞風社叢書之二

抗戰與蒙古

廿九年九月出版
楊令德主編

〔目次〕中國少數民族問題與中國國民黨政策（馬鶴天）。從漢蒙同源說到精誠團結（榮祥）。論對蒙工作（湯昭武）。粉碎敵人擾亂伊盟政治陰謀（鄒煥宇）。論內蒙「新文化啓蒙運動」的建立發展和前途（高魯峰）。日寇侵略蒙古陰謀之失敗（謝再善）。從蒙旗組織說到「偽蒙政府」的落（鄒煥宇）。建立邊疆文學理論（曠若）。陽翰笙的劇本「塞上風雲」（楊令德）。進步中的伊盟（許如）。

〔價目〕每冊實價國幣一元。〔經售處〕大公報西安分館。生活書店重慶分店。上海雜誌公司重慶支店。大公報榆林分銷處（華新號）。〔塞風社編輯通訊處〕陝北榆林呂二師下巷五號。

科舉時代的我

馬鶴天

有一次和楊令德先生同行去南卯莊，途中隨便談話，說到我幼年科舉考試的情形，他覺得可以代表當時的社會和思潮，要我把那一段事實寫出來，作為自傳。我不是什麼名人，生活也很平庸，沒有可以自傳的價值，不過生長滿清末年中國急劇變化的時代，一個人的生活，可以看到一時代的背影，想到當年情形，頗多可笑，令德先生再三催促，便勉強寫來，題目雖然定了科舉時代的我，實在是『科舉時代』，不過借『我』來寫出罷了。

一·私塾讀書

我家住在山西省芮城縣的古仁村，是距縣城二十五里極西的一個僻鄉。祖父名承河，幼業農，長為商。粗通文字，但極愛視讀書，總覺得秀才舉人是光榮的。他到四十八歲時，始生了我的父親，家道雖極貧寒，但必

令他上私塾讀書，且不惜束修之重，不計道路之遠，追求名師，當時本縣有名的舉人馬吉仁先生，拔貢李彝伯先生，都是父親的老師。父親學名舒錦，是考試秀才時，彝伯老師替他起的。我生於前清光緒十四年戊子歲，即西歷一八八七年，我的父親於那一年初應考試，所以我的乳名，便叫應考。可知當時對於科舉考試的重視。三歲時，父親便教我識字，記得家中的窗上牆上，滿貼着麻紙所寫的大字。五歲時，祖父請李彝伯先生在我古仁村張家祠堂裏成立私塾，當時父親尚是學生，每天引我去，教我唸書，父親的書房，在祠堂的戲台上，上台時，還要把我背在肩上。那一年，父親便進了秀才，記得我的祖父特別歡喜，說了却他一生的大願。

次年，我的父親便在我們村裏成立私塾，當了老師了，我也隨着村中學童成了正式的學生，當時所唸的書和次序，都是先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朱子家訓（有不唸後兩種的），然後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詩經，書經，易經，禮記，左傳等。三字經是無所不包，自

人生說到天地，自六畜五穀說到三皇五帝，最後歸結到讀書至上。少年須努力求學，以期將來作了大官，揚名顯親，致君澤民。百家姓千字文注重識字。朱子家訓注重修身齊家的道德。至四書五經，是認為聖經賢傳，乃科舉時代最重的根本教材。因為考試題目，多在四書五經之內，小考（考秀才）完全在四書裏面，所以當時把朱註（朱熹所下的註解）也要唸熟。普通進秀才時，還有把五經未唸熟的，但也有把十三經唸完的。我小的時候，尚不大愚笨，父親又特別嚴厲，每年放年假的時候，也要在家中照舊唸書，所以在十歲時，便把五經唸完，因十三經買不完金，祇加唸了爾雅周禮。在八歲以前，所唸的書僅僅背誦，並不講解，往往幾種書同時背完。背書是背向師傅不看書本來默唸。除了唸書背書外，便是寫字，每日要寫若干字，始而大楷，以後小楷，因為考試時，不僅注重文，還要注意字，尤其是應考拔貢翰林，所以當時寫字和女子纏足一樣，要天天求其工整。九歲十歲時，才開始講書，把已唸過的四書，由先生進行講解。但我唸讀

記左傳時，父親已給我同時講解。因為我父親的思想，並不如一般老學究的陳腐，很注重講解，且不獨注重「經」，又注重「史」，每于夏日月夜給我們住宿的學生，說列國三國和史記，所以他的學生，以後顯達的很多。

二·作八股文

當時的科學考試，是作八股文章和律詩，八股文要分股相對，詩更要兩句成對，且都要用典故，所以除唸四書五經外，又要唸關於對偶典故的材料。我那時既唸書很快，十三經又買不完全，父親便又令我唸幼學瓊林，裏面是分類用對句述些故事，如鳥獸類有「吳牛喘月，蜀犬吠日」等。又唸龍文鞭影，裏面都是四字對句，如「陶侃運甓，祖逖擊楫」等。

十歲後準備作文，便又要唸古文和古詩，父親便令我唸古文釋義和唐詩集解等。作詩先學對對，唐詩集解的眉端有分類對語，也令熟讀，如第一天地類是「天對地，兩對風，大陸對長空」等等，既相對，又有韻，因為作詩非押韻不可。作詩又須論平仄，所以當時令對對講究平仄，對對是

作詩的第一步，如出「三光」對「四象」、「五行」均可，但「行」字與「光」字同爲平聲，便不如「四象」較好。

對對半年後，學作詩，先五言，後七言，先四句，後八句，每逢三六九日出題，我的性情老實，作詩不靈巧，記得一次題目是「賦得田單火牛破燕師得師字」我作的裏面有一韻，是「東刀如掛卷，燒尾似燃藜」，父親看了，說這兩句不能說不通，但太死板太笨了，不像詩句。

十二歲我學作文了，當時是八股文，開首是兩句破題，即將題目的字意解開，一定是兩句，接着是承題，即承上把破題的意思說明三四句。然後是起講，可說是一段論文，不講對仗，起講下如有上文的題目，把上文回顧一兩句，然後用對另成兩提股。以下再是出題，即一兩句把題目說出來，然後是兩中股兩後股再加兩東股便是八股。但多者可至十股，普通童子試僅作至後股即僅六股，各股都是句句相對，最後是起下，即將題目下的意思露出來，而通篇內却祇能就題發揮，不能有一點露出下句的意思，

有了便爲「犯下」，是一個大毛病。但也不能「犯上」，犯了也是不妥。其他並有種種規律，滿清用這方法，束縛了許多聰明才智者的思想，消磨了全國青年有用的精神，使不至有反抗思想和行動。我第一次作文是在冬天，題目是論語上的「歲寒」二字，祇作破題承題，我記得作的是：「歲而寒焉，天之變也，夫歲不可不寒也，今既寒矣，豈非天之變乎。」除歲寒天變四字外，都是虛字，所謂「之乎也者而已矣焉哉」等虛字，在五句內，已經用了七個。現在看來，真是好笑，當時父親看了，笑容滿目，還以爲「孺子可教也」。以後便學作至起講，作至出題。

十三歲剛剛會作全篇，便去應考。凡進考時，必須起一官名，以冀由秀才而舉人而翰林，永成大名。但也有一再考試不中，往往改名者，所以有「童生不進學，名字擺幾籠」（土語錯握切音）的諺語。一進秀才，便不易更名，當時我的考名，叫做「鳴鸞」，因我有一位堂兄，考名是「鳴鳳」之故。考試秀才，是在解州，距我家八十多里路，我第一次遠行，且過中條山

，一面高興，一面難過。幸有父親同去，一切不用操心。考場在貢院內，鷄鳴而起，便去聽候點名，每點一人進一人，領彌封卷子後，便有幾個人搜查夾帶，如同對待盜犯一般。因規定不許帶一切書籍文字。但當時偷帶的也不少，有的縫在衣服內，有的藏在頭髮內，更有夾在鞋襪中的，但在鞋襪中搜出的，要受特別嚴厲的處罰，因視為侮辱了聖賢。我們芮城縣有一位狂生，夾帶方法很妙，他買了一塊軟米糕，書籍用油紙包好，夾藏在糕裏面，明持手中，搜者遍及全身隱處，不知刻在明處。當時並有售書業者，專為士子編印種種便于夾帶的書籍，關於八股文的，有大題文府小題文府，大題五萬選小題十萬選等。關於詩的，有試帖五萬選，十萬選等，本方二三寸，字小如芝蔴，聽說係化學藥水縮印的。或詩或文，都有十萬題，所以如帶入的，差不多都可剽竊。因之考官出題，非常困難，要免重複，往往想出奇奇怪怪的截搭題，即出一字半句，或出不相關的上下句，甚至有上下半句連結起來，毫無意義的。聽說某人出題有一君夫人陽貨欲

見」的笑話，「君夫人」是上一篇的最後一句的半句，「陽貨欲見」，是下一篇的陽貨欲見孔子的半句，湊合起來，有何意思，不易著筆，和這題目相類的很多。我們經過點名後，按號入座，貢院內左右二大廳，用磚砌成長台，每長台用千字文編成一號，全台可容二十餘人，又分爲二十餘號，如天字第幾號，卽按號次而入。磚台一面高，一面低，高的當桌，低的當凳，高的下面，按號有心窩洞，可以放腿。置小便盆，因每台相連，後兩的桌台卽是前面的坐凳，小便也不易出外，亦不許出外，若須大便時，有人跟着防止作弊，並有不准交頭接耳，傳遞竊視等等禁條，簡直把士子當作囚犯，要把士人的氣節，銷磨淨盡。點名坐定後，天已快亮，題目便下來了，用大木牌寫在上面，一人捧上，由上號到下號走過，大家趕快抄下，這次恰碰着截搭題，是「有諸？曰：有之。」可說是毫無意義，我初學作文，平常都是四平八穩的題目，遇到這個難題，便無法下筆。且戊戌變政時，曾一次下令廢止八股文，恰直我十一歲初學作文的時候，所以對名

人八股文章，唸的也很少，僅僅唸了管蘊山文集的幾篇，都是平穩的題目，還次不知所云。草草了事，八股文既不如意，下午詩題下來了，也就馬馬虎虎完卷。場規不准燃燭，我便不待天黑出場了。當然名落孫山，白闖一槓。掃興而歸，大有蘇季子第一次歸家的景象，心中非常羞慚。又當時值庚子變後，清政府漸知非變法圖強，不足以維持，有從此停考並廢止八股文的傳說。父親聽說停考，更以我這次不得秀才將永無希望為憾。但我聽說要廢止八股文詩賦，反而高興，因為對八股文律詩，覺得太苦惱了。在戊戌變政時廢八股文的命令，雖不久取消，但各省的書院漸漸注重實學，由各縣挑選高才生，我們芮城縣的景耀月馬履經都挑選到太原，入高材書院，學數學史學等實用之學，我當時年幼學淺，固然够不上入高材書院，但對八股文的興趣，已不深厚。未幾，庚子事變發生，山西巡撫毓賢大殺洋人，我們縣裏的高材生馬履經，即舉人馬吉仁先生的兒子，他在太原親見觸殺洋人，嚇的得了軟癱病回家，不久便死了。但聽得他說，現在

國有什麼聲光化電，中國的八股文毫無實用，將來非改不可，我更不願學八股文。又光緒皇帝慈禧太后過河逃到西安時，我村中的人，多到河邊去看熱鬧，看見許多戴紅頂的在河灘中跪着接駕，或來往照料船隻，許多戴頂子的在那裏拉船挨打，我對考試也不大熱心了。但祖父和父親還是特別希望，管理很嚴。以後又聽說巡撫毓賢賜死，他死的時候，還作了一幅對聯，太家傳講，我記得幾句是『我殺人，朝廷殺我，死又何怨，最可痛老母八旬，弱女九齡……』還是『臣罪當誅，天王賢明』的口氣，念念不忘『母女』，無一字及國家，可說是知家而不知國的思想。後來接着有上諭廢止八股文和詩賦，考試用「義」論「策」了，許多老先生嘆氣難過，但我却特別高興，因為「義」論「策」都是不講對仗，不論平仄，不怕犯上犯下，一切束縛都打破，我的文章，才漸漸通順，我的父親也喜歡，但總希望我得個秀才舉人，只恐怕停止考試。

三，進了秀才

十五歲那年又考試了，這時已改爲「義」，仍在四書中出題，但都是有意義整句的題目，當時覆試的題目是「席不正不坐」，我記得我的起首幾句是「聖人心安於正，故於席之稍有不正，亦不坐焉」云云，可說是八股文的變相，完全是浮文濫調，却僥倖中選了。父親看榜回來，見我的名子高列在榜上，雖然在快要背榜的第十一名，但總算中了，非常高興，便趕快回家準備銀兩，以便各種應酬的費用，因我年歲太小，託一位親戚關先生留到解州照料。關先生生長我一輩，大我二十幾歲，曾和我父親同時考試，我父親得了秀才，他還是童生，又和我的堂兄鳴鳳考試，我的堂兄也得了秀才，他還沒有進學。這次又和我同入場。我還是小孩子，又得了秀才了，他還是未取，心中本極難過，但礙於情面只好答應，父親去後，同時進學的各位同年，次第來我的寓所道賀，關先生都是熟人，羞慚難堪，便不待父親回來而秘密回家了，可知當時士子把考試得中，認爲莫大的榮辱。

當時科舉的階段，第一步是「秀才」，考于州，叫做「入泮」，卽入泮宮

的意思。各縣文廟都有泮池，又曰「入庠」俗語叫做「進學」，即歸縣學老師管束（當時老師每縣二人，一名教諭，一名訓導。）第二步是「舉人」，考於省會，係本省內各縣的秀才比試，所以叫做「鄉試」。第三步是「進士」，在京城考試，全國舉人會合比試，所以叫做「會試」。第四步是「翰林」，在皇宮的殿上考試，所以叫做「殿試」。翰林便到最上，他的第一叫做狀元，第二叫做榜眼，第三叫做探花，更是榮耀。到殿試便只論寫字工整，格式不錯，且只是對策，開首是「臣對臣聞」，不作八股文，皇帝抬頭，要一切合格。此外旁枝考試有拔貢係秀才舉人中間的一層高於秀才而低於舉人的比試，也只講究寫字，並講究身材面貌。某次考試時我們縣裏有一位秀才，因有微髭恐碍面貌，便設法一一檢去，不料未中而回，後縣中有某狂生仿項羽「虞兮歌」句，撰一歌嘲之為「欲拔貢兮把鬚拔，鬚既拔兮貢不拔，貢不拔兮可奈何，鬚兮鬚兮奈若何」。可見當時讀書人科舉熱的程度。

秀才最科舉的第一級，得了秀才即可戴金頂，到翰林也是金頂，不過秀才還能穿藍衫（軟藍綢的單長衫加寬數寸的黑緞邊。袖寬尺許。）束絲扣帶，到舉人以上，便可穿袍褂加補子，有階級的分別，有四季的不同。當時我進了秀才，未回家前，報子即到我家中報喜，在門外鐵砲三聲送來報條，驚動了全村的人，多來道喜，聽說我的祖父喜歡得一夜未眠。村中有一位姓張的，也是考了多少年，和我的父親堂兄都同考過，這次和我同考，又未得中，聽見砲聲氣得身軟頭昏許久不能說話，他的叔父急忙安慰他說：「這是馬家墳上的風脈，較我們張家好，馬善人給他子孫積下的陰壽（我的祖父好做善事，光緒三年大旱時他在陝西救活我們鄰村去逃難的數百人，又常週濟貧困，對乞丐每懷餅衣內，在門上等候，勸人不吸煙，不嫖不賭，甚至見村中青年吃旱煙者，折其煙具，故羣呼爲馬善人。）並不全憑文章，不然全古仁材的三個秀才，偏偏都出在他家。」可知當時一般把科舉看得何種重要，並認爲是天生神定，有文昌魁星朱衣點額等種

種迷信的傳說。

我回家後，不久全縣新進的十二名秀才，定期在縣城裏拜客，是一定的儀式，大家戴了頂帽，穿上藍衫，足着黑緞靴，騎在馬上，穿街而過，文縐縐的，酸溜溜的入文廟拜孔老夫子，拜教諭訓導兩老師，拜縣長，拜廩保，都要叩頭（考試時有兩個廩生作保，廩生是秀才隨童生考試之年而考試，好的可補爲廩生，每縣有一定額數。）到處送紅紙名帖，各親友也到每個秀才住的廂所中道賀，各秀才並在廂所設宴待客，興高彩烈，熱鬧一日。各門首都貼紅紙對聯，書寫些指日高陞榮宗耀祖意思的語句。我當時雖小，却覺得這些話有點肉麻，僅按宴客的意思寫了一幅成語，是「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羣賢畢至少長咸集。」許多人看了，頗以爲異。

入泮後，要給儒學老師（教諭訓導兩人）送禮，當時係白銀，多的百數十兩，少的數十兩，我極貧，一時無許多銀兩可送，鄉間又不易借到。因我的父親是個秀才，老師特別通融，准送麥子抵銀，因鄉下麥子易於告借

，我住的古仁村距縣城二十五里，又有三道大溝，不通車輛，我記得當時借了鄉鄰十幾個驢子馱糞，我親自跟着，還有幾位堂兄也去，回來到村前大溝時，天已漆黑，又下大雨，驢過大坡，滑不能上，衆大愁，我想了一個法子，把裝麥的毛口袋舖在地下，令驢子踏上，過後再將口袋移前，依次遞進，乃得上滯。衆說：「畢竟秀才多智」。

秀才中如有銀兩一時不能送足，或老師認爲不足時，不便催銀，照例老師可以召考，即把秀才叫在他的衙門裏面，出題考試，如久延不交，可以時時叫考。但至少進學後，要召考一次，我當時也去過一次，出的題目，是『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因我的父親和堂兄都是秀才，所以便出了這題目。

我因爲家貧，當年冬天，便在楊家莊一小村成立了私塾，當了老師了，學生祇幾個人，束修不足十兩，第二年到較大的張村義塾裏教書，學生十餘人，束修全年十六兩，僅及一個雇工的身價。但我的祖父還很喜歡，

以爲私塾老師是高尙的職業，得了秀才便可當老師，得束修金，認爲很是光榮。當時私塾老師有無上的威權，可以用木板打學生，可以罰學生跪，頭頂磚凳，當時學生較我僅小二三歲的不少，但我一樣的打他罰他。

四。到西安去鄉試

當時科舉尙未停止，我的父親因明年便是考舉人的一年，第三年便不令我教書了，把我送到距我村十五里的永樂鎮書院中練習作文，這個書院屬永濟縣，書院的山長（當時書院的老師都名山長可說是校長兼教授）是一位新中式的舉人李經邦先生，學生都是童生秀才，三六九日作文，優等的有獎金，我不是永濟縣籍，但因父親和李舉人是朋友，距我家中又很近，目的不在得獎金，而在得李舉人的指導，或者也可以中個舉人。於是我又作了學生，但這時已是個大學生，每日看綱鑑易知錄，唸史記，三蘇策論（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的策論合刊）等，三六九日作「義」「論」。却沒有作過「策」，因李舉人對「策」自己也沒有作過。到八月便是考試舉人之期，但這

次山西的秀才，不能在太原考試，因庚子年山西巡撫殺的洋人太多，議和時外國人便要求山西省停止鄉試，遂改在陝西省的西安考試。這于我却特別方便，因我的家，距西安僅三百多里路，較太原近三分之二，永樂鎮便是去西安必經之路，我的父親于七月中從家中帶我去西安鄉試，因恐學業荒廢，所以赴西安也不令我回家，中途隨往，可知父親當時對科舉的熱心。

考舉人和考秀才不同了，在場中一連要停三日且要連考三場，一場作「義」，從四書五經中出題，一場是「論」從歷史中出題，一場是「策」從時務中出題，准帶書籍，並要帶毯子炊具食物等（雖然每號有作飯的，還多自攜帶），有的用酒精小鍋爐，有的背上木柴，穿的草鞋（因天雨西安街道泥濘。）好像乞丐。五更天，便入場點名，開門後，有執黑旗紅旗的大呼什麼神進鬼進，非常森嚴，所以有作了什麼虧心事的，心理上起了恐慌，發生了變化，往往在卷子上寫出自己所作的壞事或畫婦人繡鞋，甚至有

自殺的，大家便以為作惡的報應。假如考生在場裏死後，因大門封了不能開，尸體要從圍牆上擲到外面（以前的考試很嚴密，凡考場都有很高的圍牆，上面又每有荆棘，所以叫做棘圍。）點名領卷後，便各找自己的號房入內。這和小考不同了，因為要在場中過幾個夜，所以每號如一個院，是一排許多小房，每人一小房，長五尺，寬三尺許無門，自帶一門簾蔽之。裏面有兩塊木板，白日把前一塊移上，即為棹，可寫字。後一塊為凳，可坐，到晚間，可將前板放下為床，可臥，身長的人，脚便伸到門簾外邊。

這一次的題目和八股時代大不同了，都是有意義而且是合乎時代的，尤其是策題，可以看到當時滿清政府經過庚子各國洋槍大砲的教訓，知道了世界科學進步的關係，有了變法圖強的意思。策題有幾道，都是所謂「時務」或叫做「洋務」或名為「新學」的，有一道是「西人用電，愈推愈廣，將來能行至何等地步，試詳言之。」當時已知外國的富強，由于什麼「聲

光化電」，大臣青年紛紛研究「時務」「洋務」，所謂「識時務者爲俊傑」。張子洞作了一本「勸學篇」，便是繼倡新學，在當時成了人手一編，和經書同樣重視的書籍。可是當時的我，生在僻縣的窮鄉，新物不見，外事不聞，又生在貧苦的家庭，沒錢買書，一向唸的是四書五經，看的是八股詩賦，沒有一本新學的書，連勸學篇也祇知其名，而未見其書。而所崇拜所受教的師友舉人秀才們，更多是不通時務，甚至鄙棄洋務，把似是而非反是爲非的話，說了許多，一個小孩子的我，簡直莫名其妙。但對於「電」字尙聽到一點，聽說太原西學專齋有什麼電燈，既不要油，自己可燃，想要他明便明，想要他滅便滅，很是奇怪，但機器壞了，鐵線斷了，便想點也點不着，反不及臘燭方便；又有什麼電話，相隔很遠的地方，可以說話，很是奇怪，但什麼人都可以聽；又來西安時，路上看見有許多電桿，上有電線，聽說是打電報用的，可以通信，也很奇怪，但據說洋人豎電桿，往往強立在人民的田地裏，常被人民把電桿推倒，電報又不通了。腦子裏裝了

這許多關於「電」的新話，這次遇見這題，反而高興，以爲尙知道有什麼電報電話燈，于是便把聽到的話，寫了出來。說西人用電，固然神奇，但將來恐不能推廣，因電話中秘密，什麼人都可聽去，電桿斷了，電報便不通，電燈機器壞了，電燈便不明，說了一大套，還自鳴得意。出場後，和許多懂得新學的人相談，才知中了反對「洋務」的毒，吃了不通時務的虧，當然是名落孫山。

五。入洋學堂

這次雖沒有得中舉人，但得了許許多多的見聞，接見了許多博學廣見的人，聽得了許多時務新學的話，並於出場後，遊覽各地，開了許多眼界，從前生長在窮鄉僻壤，僅到過芮城縣和解州的我，居然得到陝西的省會，歷代的帝王之都。不特是歷代帝王之都，且最近以前，光緒皇帝和西太后因庚子事變，也曾住在西安，當時雖已遷回北京，但他們所生的「北院」地方，尙大致仍舊，派有專人看守。幸喜看守這行宮的，是一位山西同

鄉，引我們到裏邊遊看，指點我們某處是光緒所住的房屋，某處是西太后所住的房屋，和她所留的親筆字畫，並到大殿上看見寶座，指示我們跪窺是龍位，普通人坐了，頭要發昏。我當時有點好奇心，且對神權君權的迷信，也起了懷疑，於是偏要在那寶座上坐坐試試，引導的人正在對許多人說東說西，一看見我，趕忙拉下來，但我已知道並不頭昏，這次到西安考試的結果使我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回來後，一心要研究新學，父親也覺得青年應識時務，當時縣中已設立高等小學堂，便令我去考插班，於是我入了學堂，研究新學了。學科有中西歷史、地理、理科、數學等，但教職員仍多是舉人，拔貢，當時監督（即校長）是拔貢李彝伯先生，即我父親的老師。國文中史教員是縣中有名的解元（舉人第一）王廷翰先生。（原名廷秀，因考進士以前，夢見進士榜上，有王廷翰的名字，便改名廷翰，照例舉人的解元一定可以中進士，聽說兩次不中，原來的考官便有處分，所以主考特別注意，但因找不到

王廷秀的名字，反來得中進士，心中懊悔，再未去考。）講地理西史的是
一位比較年輕的舉人范佐堯先生。數學理科是太原西學專齋學生馬振興先
生。（西學專齋是庚子後英國要求設立的，校長是英人李提摩太，專研究
西洋的新學科如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王解元的國文和中國歷史確有根
底，給我們講史記等等，實在得益不少。范舉人講地理西史，自己也不大
明瞭，且不大相信，專就課本字面講解。講地理第一課地球之成因，說：
『外國人說地球是從太陽裏面分裂出來的云云』大有不信的意思。學生中
秀才祇我一人，各教員也特別青眼，差不多每次月考都是第一名。不久本
原設立優級師範學堂，令各縣考送學生，完全官費，生在窮鄉和寒家的我
，竟得考取而保送到太原去考專門學堂了。

由芮城縣到太原九百多里路。第一次出遠門，祖母母親都不願意，許
多親友也來勸阻，並說入洋學堂是隨外國人，聽說教堂中外國人有挖中國
人眼睛，取中國人的心造藥的事（大約是庚子拳亂時所傳說），萬萬不可

前去云云。但我一心要往，父親很贊成，祖父也不十分阻擋，便束裝北上。當時縣中共保送三人，兩個秀才一個童生。到省後，聽見各縣保送來考的，有許多舉人拔貢，唯恐不能錄取，且優級師範考期尚在一二月後，便改名先考高等警官學堂，以作萬一不取，無面國家的準備，不料考了第一，因當時一般人的心理重文輕武，把軍官學堂和警官學堂，看做前途不大的出身，所以多不願入，因此便得了冠軍了。但心中並不高興，等到優級師範學堂考期一到，又偷偷去考，連考兩場，雖然僥倖錄取，却在一百幾十名外，幾乎不能錄取。第二場驗像片時，羅監督對我特別細看，並問我每天洗臉否，因我是鄉下寒家的孩子，當時面黑且黃瘦，後來聽說羅監督疑我吸食鴉片，準備不取，嗣後詳細考查，並看見國文尚好，才勉強錄取。

六·得洋舉人

優級師範學堂是準備養成中學堂教員的，分史地、理化、博物、三個

專科。每科一班，可說是完全新學了。惟史地科中有中國的歷史地理，所以許多舉人拔貢們多選入史地科，我是爲研究新學而入學堂，便選入理化科，可說是新而又新了。各科都有一年，預科是共同的，所謂新學的教習，大半是日本人，如物理，化學，博物甚至體操等教習都是日本人，英文教習一位是英國人，一位是江蘇人。其餘也是南北有名之士，如中國歷史，是湖北的寇煜先生，歷史很有研究，且有點革命思想，從來沒參加過科舉考試。國文是一位山西博學能文的郭象升先生，也沒有中過舉人。這時才知道學問不在舉人進士，但崇拜外國人的心理又盛，覺得凡是所謂新學，外國教員，都是好的，中國的總是不行。我們班裏的三角幾何教員，一位是范先生，一位是胡先生，都是本省人，又是本省西學專齋（即山西大學）畢業的，雖然在西學專齋時數學有名，但我們都不歡迎，把胡先生反對去了，又反對范先生。當時因爲我學期考，考了第一，本班便推我做班長，反對教習的事，便由班長向監督要求，繼監督大不高興，措詞嚴

時我也少年氣盛，說話激烈，班中同學又對范先生罷課了，於是羅監督，大發雷霆，要罰我跪「上諭」，我極力反抗不聽。當時的上諭，係光緒皇帝慈禧太后，對各學堂學生下的，記得諭文的大意是：「朝廷興學養士，爲養成國家有用人材，不意近日各學堂中，每有不良士子，囂張成性，動輒妄議國政，反對師長，應嚴加約束，從重處治」云云。各學堂用鏡框裝在裏面，遇有激烈學生，每用以恫嚇。但我的性情倔強，當時的思想也變化，終不肯跪。羅監督辦法，擬牌要開除我的學籍，惟因我一切功課都好，平日又不犯規，且比較用功，心中實不願開除，後經全校各班班長代我請求，才免開除。未幾光緒帝和西太后相繼死去，各學堂學生都腰束白布帶，早晚到大禮堂向萬歲牌跪拜舉哀。但這時的學生心理，對偶像皇帝，已不十分尊崇，且多有了革命思想。我在當時，也因秘密看了東京寄來的「民報」和「晉報」等雜誌（民報是革命黨同盟會的刊物，晉報是山西留日學生的刊物，由當時在東京加入同盟會的景梅九景太昭王太蕤諸先生寄來。

（雖還沒有加入革命黨的同盟會（後一年始正式加入），革命思想，確已濃厚，隨着同學到禮堂跪拜，却暗中嬉笑，同學中也多開頑笑的。當時教職員亦不十分監視，即監督羅襄也似乎不完全尊君，如規定國喪一月內不許剃髮刮臉，我們頭髮都是長得很長，不敢去剃，後看見羅監督已秘密把髮剪短，我們也多秘密剃去。可知當時革命思潮，已漸漸彌漫到各省的新青年中了。

宣統二年，我們畢業，我列在最優等第一名，按章得師範科舉人，雖然是一個洋舉人（當時一般人稱呼），但有舉人二字，且得穿補服袍褂，祖父很是高興，親戚朋友也都來道賀，且慫恿開賀待客。因家中積債很多，想藉此收點賀禮，我當時雖然不贊成，不敢違祖父的嚴命，也只好聽之。戴金頂，穿補服，着朝靴，坐四人轎，拜墓祭祖，好像戲台上演戲一般。可知當時一般人的科舉思想，還很濃厚。

優級師範畢業後，按我畢業考試的等第，本可派到某中學裏當教員。

但本縣高等小學堂還是李舜伯老先生當監督，強迫我到本縣學堂服務，父親也不敢不聽，且我的祖父年八十七歲（次年便去世幸得侍側）也希望我在本縣。（若派到中學堂，至近要到運城，遠則說不定派到省北。），于是不待分派，便先去文請派在本縣，當然照准，我于是到本縣高等小學堂當教習了。全年俸銀，僅一百二十兩，但祖父還很高興，以為我的父親當了多年老師，都沒有這些錢。當時教習中尚有張清宦先生，也是本縣舉人，教國文中史，但人們已不大尊崇歡迎了。這時的我，反成了縣中唯一的新學家，自然有更有名的景太昭（耀月）先生在日本東京留學，當時縣中人已知道什麼孫文提倡革命，都是景太昭說的。當時我也正式加入了同盟會，但不敢告人。有一次景太昭先生回家過年，門上寫的對聯是『甘以清流蒙黨禍，恥與亡國作文豪』，人們都疑他是革命黨，他急忙跑到東京，再未回來。到辛亥八月革命黨便在武昌起義，北方陝西山西相繼響應，秦軍到山西河東，克復運城。我縣也同時響應，成立了自治會，推我為自治會長代

理縣長。即時剪了髮辮，在縣學堂中辦理縣事，審問訟案，召集各鄉哥老會，巡守城，科舉時代的我，一變而為革命時代的我了。

民國三十年四月寫于榆林。

罪與罰的貢獻

李劉

世界未到最完美的頂顛以前，組織和推動社會的人類，是常製造着多量的邪僻與罪惡的。——雖然這其中另有一些純潔的熱烈的鬥士，面對現實，作無情地攻擊，但有時候，過分地熱情，也容易使之留下一個深深的缺痕。

這事實上的陷落，全靠着一顆堅毅赤誠的回頭是岸的內心來挽救，來彌補。

然後，個人所犯的真正罪惡，才能解除以去而免掉自疚之苦。

這似乎又涉及道德一義了。我願意給你換一句說出，省得你習焉不察，把這司空見慣的名詞，模糊過去。應該這樣說，理想世界的維持條件，

固然是靠着極周密極公正的人人得享的物質設備，而人性若無適合這公而不私的環境能力，所謂只自外來的供給，還不足以平衡其內心的憧憬。於是，想着把人類，徹裏外造成一個適應幸福社會的有機體，內發的堅守純潔的奮鬥的自覺就應牢牢把住。拿了來，一邊在活生生的呼吸里健康自己，一邊由己及人的去革改社會。這一點堅強的自信，是作為促進社會的主體的人羣，必要具有的。

以故，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的第一個貢獻我覺得就在這上面。不錯，書內的至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是在熱情過高以致近於昏眩裏犯了殺人之罪了，但他行殺的主因，與其說是過分地受了物質的誘惑，還不如說是受了四方雜來的內心的責備。假知他的行殺動機，全看限於前者，不管偵查者怎樣設計，犯罪的事件，總不能予以洩露，自首一則，就更無從談起。然而拉思科里涅珂夫終於自投其口供着，還不是內心「善與惡」一線高與卑賤」相衝突的結果？彼得堡環境的誘惑，貧賤外形之被人輕視，大

學階級之不能順利完成，都不是他行殺的主動。而拮据已極之家庭經濟的計劃，倒是刺激他最甚的茫刺。他知道，他的母親如何在艱苦中給他籌謀永遠不够化費的學費，他的妹妹又如何爲了他的學業完成而情願出賣自己與一個新發戶的辦事人盧辛訂婚。這些情情相連的兄妹母子之天倫的襲擊，是讓他情緒上最激動紊亂的絞繩。偏偏他的賦性，又是惻隱仁愛喜歡周濟和拯救已陷溺了之不幸者的，雖然遙遙地從他慈母愛妹的心血上給他擠出來一點急待援助的生命救濟費，可是當面對着當時俄國社會單被壓榨的一羣，又隨隨便便忘已地把這錢作慨與之資了。拉思科里涅珂夫就常在這種衝突中過生活。他的性格是近乎病態之孤傲的。被別人錦上添花的得意者，往往恃其所有，多爲不善，對這些，他當然又抱着厭惡態度。理薩威泰之被殺，就因爲她是苛刻的老當主，而不歸於拉思科里涅珂夫之所喜好的一方面。雖然他在行殺後，沒有明晰地建樹起自己的堡壘。

他熱心地不連貫地想道：「那老女人或者是一個錯誤。但是她並

不是有關重要的！那老女人只是一種病……我忙於越過去……我並不是殺一個人，乃是殺一個主義！我殺了主義，但是我並沒有越過去，我停在這邊哩……」

沒有越過去，所以他消極地陷在昏亂里了，還不清楚的行徑，或許是作者受了當時不成熱的氛圍或自己的信仰而賦予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但是，拉思科里涅珂夫，就在這籠罩的計劃里，終於悟己之非而向法官自首。這雖然軟弱了他的最初犯罪動機，以資後來的生命連續之發展，却也有無礙意義。他的新生的胚胎，都基於此。俄國新社會的暗中滋潤，在這兒也獲得充實哺育而終於扎下了旺盛的種子。

由一個人對於信仰的純潔言——固然在衝動中已多繞了一些道路——拉思科里涅珂夫這種愛護生力不脫節之精神，是有助於一個生命的出現。此其貢獻之一。

拉思科里涅珂夫在犯罪後找到一個可憐的索尼亞，索尼亞是教信仰上

帝翰。後來果然拉思科里涅珂夫也在無可奈何申請她講「拿撒路復活」的故事了。粗粗看，像他也是篤信宗教的。實則他於太階於柔軟而無能為力的神道，並不似一般迷信崇拜者那樣服從。

現實的痛苦，歸在現實上求解決，來世思想，天堂念頭，永遠無補於現實之改革，馬丁路德之倡言，那在人類信仰上只是一門改正的起點，宗教氣氛，必隨着科學世界的急進，而益形衰落。一個從事於面對現實，刻畫現實的工作者，不宜過分迷戀於身後靈幻而疏忽了當前更有意義的業務，否則，無力的逃避的空想，決沒有推進社會的力量。

「罪與罰」著者陀思妥也夫斯基，雖未極力強調此義，但傾向是有的，以故在拉思科里涅珂夫的對話里，常有道不迷戀宗教的念頭呈現。他談到索尼亞給波崙加不幸時：

「不，不！上帝將保護她，上帝呀！」她發狂地重複說道。

「但是或者並沒有上帝」拉思科里涅珂夫帶着一種惡意回答道，他

大笑，看着她。

又在索尼麗母親加迭里那伊凡諾夫那快要死去，別人給他說牧師要爲她祈禱祝福的時候，她說：

『什麼牧師？我不要他。你們沒有一塊盧布化哩。我並沒有罪，沒有那上帝也一定要饒恕我的。他知道我是何等受苦，……：若果他不饒恕我，我也不管！』

從這些話裏，都可看出來真正公忠無私致力於人類幸福創造的人，是必不懺悔己生而求助於神的。如其窮困以終，道死寂也毫無愧色。如謂神是降福善人，爲何一生辛勤，善良無疵的加迭里那，伊凡諾夫卻竟懷恨以終呢？在這一罪與罰一的作者，又給了我們幾個啓示：一、當時俄國社會雖被濃重的宗教氣味密佈着，真正聰明正直的人，是不必借迷信而自高的。二、努力爲善或被惡劣環境壓榨的人，一生掙扎，永遠逃不出這不幸的圈套，叫他們還求助來世而乞靈於上帝嗎？現世的正直，已不愧對自己

了。爲善得惡，作善降之吉祥的主宰，存在云乎哉？三、汲汲於掘發現實以求改善生活環境的人，決無暇顧此不急之務。惟消極而靜離開現實者，才有此心情。罪與罰爲幾個主要活動的人物，都在極端勤勞的生活中行繼，拉思科里涅珂夫的母與妹、索尼亞的母與妹，是多麼令人敬憐！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犯罪，多半是出於這敬憐激動，這敬憐還使他愛上了最使他敬憐的索尼亞，他們被環境鞭策着，勤勞犧牲而不獲好報，眼前的紛擾，他們已够痛心了，還求什麼上帝的救助呢！

坦白、純潔、公正無私的奮鬥者，是永遠不爾要玄虛的幻像來幫助的。

然而拉思科里涅珂夫像是由罪犯上而漸漸接近聖經了，這一則是由於索尼亞催迫，一則他仍是一個模糊的崇拜者，所以當他拘禁於西伯利亞的牢獄而憬然於他新生到來的歡快時，還是從另種引誘上得來。神幻是可以由他種更高尙，更偉大的東西來代替的。此其貢獻之二。

一個卓然有樹立之偉大人物，沒有不愛好自然而從其中獲得豐富自己生命的食糧，這在名人簿錄上，幾乎很少例外。所以在俄國當時有人懷疑高爾基和大自然無甚興趣時，盧那卡爾斯基，却堅定這樣說道：

「高爾基是偉大的風景畫家，更重要的是風景的熱愛者，不看天空，不看見那具有天空和月亮，具有星辰和容易變幻的魔術的天空的色彩時，高爾基幾乎不能與人接近，不能夠開始寫一個短篇或長篇的某一章的。」

大自然可以純化人們的心靈，在敏感的才人，更容易接受她的賜予，可以在她的豐沛富麗偉秀美的懷抱裏，讓一個欣賞者發現他與生俱來的那顆毫無塵滓的鮮亮敬的赤子之心，在如何跳動，如何要求，和如何向長。於是純潔無疵的人，在「共向自然」里，愈健壯其生之活力，而日漸繁蕓。心有疚愧者，也能在綠樹環繞翠波縐的畫圖內，激動其久已蒙蔽了的一點靈機，而喚出他的無窮希望的新生。所以拉思科曼涅珂夫的最後復

活，還是在風景靜美的伊爾提希河岸上。那一處這樣寫着：

「拉恩科里涅珂夫走出棚外，來到河岸上，在棚的一堆木頭上坐下，開始凝視着那廣寬的荒涼的河，從高高的岸上看見眼前展開着一片寥闊的風景。歌聲從對岸漂來，微微可以聽見，在廣漠的荒原上，沐浴在陽光里，他聽恰好看見游牧人民的帳幕，像黑點子樣，那裏有自由，那裏有別人的生活看，完全不像這裏的一些人。那裏時間本身，彷彿站着不動，好像距伯拉罕時代和他的羊羣還沒有過去似的。拉恩科里涅珂夫坐着凝視看，他的思想入於畫夢了，入於觀照了；他並不思想什麼，但是一種渺茫的不寧使他興奮，使他煩惱了。」

廣漠荒涼的河岸，依然包含着它的雄闊與靜美。一顆久已被攪亂而模糊不清的內心，受了這聖潔自然的洗刷啓發，復生的念頭，又喚回來。但眼前囚徒生活，正和這光亮的思想常相齟齬，他的興奮、煩惱，是由於沒有找到一個傾訴他萌生之望的真正的可與言的人而起的。在這尋，可巧索

尼亞在他之身旁出現了，無聲無響地應合着大自然的畫面而坐在他之身旁，這是一個忍受大自然招喚而想重整已生的人，多麼動人的一幅場面。

的確，新的生活，展開在他的眼前了！

但這種新生萌發的轉捩點，不由於他枕頭底下所放着的新約的啓發，而是由於寬廣靜美大自然深深地觸動了他。因為他說過他起初借索尼亞拿宗教麻煩他，就直到他因為他倆的真摯的愛情使他更新之時，所謂新約。他還沒有打開過；雖然他又說過「現在她的信心不能算我的嗎」這句話，這並不能證明他此後要服從宗教而作一個十分服從虛幻的迷戀者，反而是他這種念頭，多數爲了索尼亞的緣故才如是的。

誠然，把人的生生活力，偉大思想，放在無所不包的宇宙里，必能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宇宙啓示的勢力的人生觀，這比之於軟柔無力迷信來生，要有意義的多。人類愈接近萬體的創造，愈應不宜有玄虛消極的理念，原來宗教也者，是爲愚夫愚婦們預備之物。此其實獻之三。

「罪與罰」的作者陀思妥也夫斯基，並不重視西方文化，他期望着他的理想實現，曾發出「我們斯拉夫人民要擔負起革新全世界末日頽運的使命」的狂吼。他最後賦予本書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的那新生的出現，就是他這種思想的代表。

所以在憧憬新生時，說索尼亞：

「她並不知道，那新生活並不會白白交給他的，他必須付重大的代價，那要費大大的努力，大大的受苦。」

這又說，一個舊的罪惡的世界，要想變化成一個理想的光明天地，舊社會里的人，須在受懲罰後而大大的為自己所醒悟過來新鮮的目的而努力，今日受苦，正是為了幸福的明天。

本書作者，他敢讓一個酒色之徒司維特里喀羅夫，因了目睹索尼亞一家的不幸，和與都所亞談話的刺激，而終於殺妻自殺，慷慨地幫助了受罪已極的索尼亞，且也側面地造成了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環境。這種大膽，都

和他的理想社會有牽連。

社會永在進步，永在爲大多數人類幸福之實現而努力，今天的蘇聯，能走上和平的大道上，往昔有理想有毅力的學人們之栽培，是有着決定作用的。這在全世界各國人類生存之前途上講，也可得他山之石的攻錯。

所以在一九二一年紀念陀氏誕生百年席上，蘇俄教育人民委員長盧那卡爾斯基曾說：「是的，我們今日俄羅斯人民，是正應驗看偉大思想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話，而從事於全世界人類革新運動的。」

「罪與罰」的偉大，當不只限於上面所感想到的貢獻一義了。

『我的生活』

楊令德

——馮玉祥先生自傳——

馮玉祥先生的自傳『我的生活』增訂本第一冊，共二十章，從他的家世起到他當第六混成旅駐防四川止，才敘述到民國三四年，以後他的事業，更才引人注意。怕第二冊第三冊也說不完罷，現在還沒有出版，恐怕有的現在還不便於出版罷。就這第一冊看去，平鋪直叙，倒很樸實，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精彩處，但因為他是近代一怪傑，和中華民國的歷史有極大的關係，所以他的生活便也引人注意了。

馮對自己富有反抗的記述，說：『我當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剛當哨兵，又打哨官。現在回想起來，覺得當時這種行爲，並沒有什麼

思想上或主義上的根據，一般都是一種義憤，和一種不平之氣驅使出來的。後來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我從藥平班師，發動「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這種成分」（『我的生活』頁八一。）

袁世凱稱帝馮是反對的，他後來雖然奉命抗拒蔡鈞，也是不得已的。這他和孫岳十五年在五原幾次講『國民軍史』就說過。這一本『我的生活』裏還沒有提到。馮十五年在五原講『國民軍史』我都聽過，並且記入那時的筆記裏，可惜遺失了。這一冊『我的生活』裏許多事都是他那時講過的。本書他只記到他沒有列名勸進，略謂『……：過不幾天，王士珍領銜，擁護老袁做皇帝的通電，就發表出來了。在這個電裏，除了我沒有列名而外，其餘整個北洋系少將以上的軍人，一個也沒有漏掉。其中蔡松坡先生也列有姓名，但那是有作用的。他那時在北京，若不有此表示，即無法脫身。這個通電，如今在民國史料書冊上和當時報紙上還都保存着，讀者可以

翻出看看，很有參考的意義』（『我的生活』頁二四五）。他爲自己開脫，情見乎辭。

一九一二年北京兵變，馮說袁世凱當時很狼狽，並不是故意挑動兵變爲不去南京的藉口，這和許多紀載相反。馮鄭重地說：『在這裏我要鄭重的說明一件事。那就是關於一九一二年正月十二日的北京兵變，許多文獻中都衆口一辭說那是袁世凱預定的陰謀，故意製作出來，以爲他不能到南京的藉口。我覺得這未免太恭維了袁世凱，當時老袁對於部隊那有這樣擒縱的能力？我是一個實地的親身經歷者，據我所知，事實決不是那樣的』。

頁一六四——五）

他記兵變當時陸建章和袁世凱會見的經過說：——

十二點左右，槍聲漸漸響到前門外，這時陸將軍帶了二三十匹馬隊，坐了一輛馬車，……到了總統府。那時袁世凱同他的少爺袁克定正

在隨月相向，毫無辦法，府山門窗什物，七零八亂，地上縱橫狼籍地堆滿了殘斷的文件。袁看見陸將軍來了，喜出望外，哭喪着臉對陸將軍說道：「到了這樣時候，什麼人都躲光了，你怎麼反倒來了？」陸將軍說「平常時候我可以不來；說話我不大會，趕到做實事的時候，我也許可以湊付的。」

袁就問陸將軍這事該怎麼辦，陸將軍說「這事請總統不要管，無非一些土匪搗亂；交給我和姜桂題去辦好了。」袁沉思了一下，窘苦的說道「好吧，這事就交把你們去辦罷。」（頁一六一——三一。）

馮對中國人壽命之短，至為感慨，他分析其中的原因，頗中肯綮。他說「中國人壽命往往如此之短，真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現象。我細思原因，覺得主要的是知識不够，意志薄弱，富裕者則生活縱恣，就逸墮落，因而短命，貧苦者生活窘困，飢寒交迫——縱有得着機會慢慢爬上去的，但一

且有錢，也就恣縱起來。社會如此，彼此薰陶，好像唯有恣縱方是人生樂事。加以經濟凋敝，社會動亂諸原因；總之還是整個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頁一八二——三。）

有一年我在西安會見了景梅九，邵力子兩先生，寫了一篇『在西安的兩位前輩報人』。景梅九先生極力說清末言論要比較自由得多，他在清末辦國風報於北京，鼓吹革命甚力。他說這個話真是慨乎言之。馮在『我的生活』述清末腐敗情形也說『這種政治的黑幕，報紙上都盡情揭露。當時報紙的敢於說話，權力之大，都是後來所沒有的』。（頁一一三）

馮的丘八詩，另創一格，可以說是通俗文化之健者。本書『剿白狼』一章敘述他的慕僚給他擬傳單，爲湊四六句，把一鬪兵的名字『展得功』生硬湊成『展得奇功』四字。他批判這個事說：『原來他們這類人之所謂文章

，所注意的只是對仗工穩，用辭典雅，意思和內容則可以不管；擬傳單要做文章，寫信也要做文章，甚至張貼禁止小便的警條也要做文章。我覺得我們的國家所以如此落伍，說句天理良心的話，所謂文章也者，實不能辭其應得之咎。不信，請睜開眼睛看罷！我們大多數的勞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鹽，做的是奴隸牛馬，住的是豬欄狗窩，穿的是懸鶉百結，聖人的門牆，壓根兒那里進的來？進一萬步來說，即使勉強進了學房，唸了兩天子曰詩云，試問對那種離奇古怪奧妙莫測的所謂文章，又能了解什麼？如此一來，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遠沒有求得知識的可能；而一般所謂士子，也是在文章裏打着圈兒，永遠沒有求知的餘暇了。就這樣把我們的國家社會弄成了泰山頂上的無字碑，永遠立在那兒動也不動，無論星移物換也能，改元正號也能，與它絲毫沒相干。我常常想，若要我們的國家社會進步，必須打倒這種腐敗無用的文章濫調，否則將永遠沒有翻身的日子。』（頁二〇二——二〇三。）

這不啻是『丘八詩人』的一篇通俗文化論文，他自有他的見地，所以我，都抄了下來。

馮玉祥這名字的來源，作者告訴人，也頗有趣，其經過是這樣的：『有一次，營中出了一個缺額，外人還都不知道，管帶苗大人就說：「這回補馮大老爺的兒子。」』旁邊人就問，「馮大老爺的兒子叫什麼名字？」這一回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說：「讓我問問去。」這時苗大人怕他去一問，就誤了時間，缺額又被旁人搶去，所以他隨即說：「我知道，用不着問。」於是他就隨手寫了「馮玉祥」三個字。本來我們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這次補兵，因為苗大人隨便這麼一寫，以後我就沿用下去，沒有更換本名。這就是我的名字的來由。我補兵的這年，是光緒十八年，西曆一八九二年，我才十一歲。（頁二八——九）

好傢伙！苗大人這麼隨便一寫，就寫出這麼一個驚天動地的人物來！誰想到這隨便寫的「馮玉祥」三字竟在中國歷史上站了地位呢！

馮是窮苦出身的人，他的苦幹的精神，苦學的精神，足爲人師法。讀他的自傳這是第一個好處。還有他是行伍出身，從當兵而達到最高將帥，他的練兵，在近代中國建軍史上，不能說沒有價值，軍人讀他自傳中關於建軍的地方，是值得注意的，這是讀他自傳的第二個好處。總之他是從飢餓線上爬出來的成功人物，他的經歷都是值得人看的。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日，陝北榆林）

讀『橫眉集』

許如

老舍先生最近由『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寄贈我一冊『橫眉集』。在北戰場上，我幾乎度過了三年的時光，能見到的書報雜誌太少了。這樣一冊裝璜精緻，印刷優良的書，三年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因為抗戰以後，我在這裏所見到的書，大都是土紙印刷，沒有這麼精緻的。

這是一本在上海報紙的副刊和在上海出版的一些雜誌上發表過的雜文的集子。作者是孔另境等七人，為大時代叢書之一。上海的報紙雜誌，在陷於『文化饑饉』中的北戰場上，幾年來就沒於看見過，所以讀了這一冊集子，也可以知道『我們的戰士』是如何在『孤島』上英勇地戰鬥。雜感文是匕首，是利刃，是文藝陣地裏的游擊戰，實在有它的力量而獲得『戰果』的。

這一冊集子裏的作者無疑的都是學着魯迅——他成了中國雜感文的創始者。但在文字的技巧、造詣上，要學魯迅很難，正如孔另境在開始的一篇論文藝雜感的結尾所說：「……有人以為一定要似魯迅那麼博古徵今纔是寫文藝雜感的條件，那麼不免謬於千里了。」（橫眉集頁一〇——）

要緊的還是學習魯迅的精神。在這一點上，不止是學習魯迅，而且正如王任叔所說要『超越魯迅』才對。

『……不畏強權，不避強敵，不依附於豪貴而歪曲事實，敢說、敢哭、敢作、敢為，以服務為精神，沒身於事業、學問、民族、國家、那將總有一日，以我們自己的力量，繼之以我們子孫的力量，而超越魯迅！』（橫眉集頁七〇）。

『橫眉集』的七位作者，學魯迅『雜感』的文體，都還不見成功，但他們在精神上『超越魯迅』。我覺得王任叔的話可以為他們七個人共同的目標。

——當然這也是每一個後起的學習魯迅的人的共同目標。

『橫眉集』所收舉的作品，大都是抗戰初期所發表的，有極少數的幾篇

是抗戰以前的。每個作者末了都附有一篇後記，幫助讀者了解作品的時代性，因為所有的文章，都沒有注明年月。其實每篇文章的末尾如注明發表或寫作的時日，對於讀者的理解要會好一些。

對汪逆精衛的攻擊，幾位作者幾乎都出了很大的力。這可以代表全國人對汪逆深惡痛絕的心理。有幾篇還是在汪逆未彰明較著叛變以前的作品，作者以銳利的眼光，運用這有力的匕首，早把汪逆的賊皮給剝開了。王任叔則更因此打破了主編『申報自由談』的飯盤。因為汪逆的真面目還沒有完全揭露於國人之前，他已經在他所編的『自由談』上『抽思』而『哀和平』了。（橫眉集頁六〇——四）。他在『後記』的話：『……有人牽着我的鼻子上過台，接着就用鞭子趕我下台了。美其名曰『試辦』，人壽幾何，我不知有多少回可讓人家一試再試……』（橫眉集頁一〇〇——一）可見他的憤慨之深。也許因為我自己幾次過『編輯癮』而得到類似這樣的『下台』的緣故，所以便特別注意這類故事了。

抗戰以來，我始終在北戰場上，沒有到大後方觀光過，所讀的東西，就是大後方的報紙副刊和雜誌，也全都是戰地的東西多，這種夾雜着戰爭氣氛的作品，倒並不使人厭惡，因為這是我們的實生活。反之，稍涉悠閑

的東西，縱使不似梁實秋教授特別的標出了『與抗戰無關』，讀過之後，也覺得不大舒適。所以讀了『橫眉集』裏『談懷舊的情愫』（坐守閑談之二），孔另境在小言中的這幾句話『近天來，家裏在刷牆壁，滿房間飛沙走石，工作是不成了，却又走不開，要招呼監工，於是坐守』（橫眉集頁二六）便覺不快。

固然，縱使魯迅活到現在，也不見得坐到戰壕裏才能寫出好『雜感』，但悠閑的感覺，現在是使人不快的，作者雖然是『談懷舊的情愫』却並不是『與抗戰無關』，但却引起我的不快，只好說是我的無理由的苛責罷。

『橫眉集』七位作者，都是用獅子搏兔的手法，使用他們的利刃，相信已收到『戰果』的。最後一位是柯靈，他的最末一篇是『焦土上的新芽』，有幾句話說得好：

『……廢墟之間，焦土之上，也就怒茁了文化的新芽』（橫眉集頁三二七）

敵人要摧毀我們的文化，而我們却給它以有力的答覆，『焦土上的新芽』。『橫眉集』的出版，怕就是這個意義的象徵罷。

（二十九年四月十一日，陝北榆林）

評「雙尾蠍」

袁塵影

徐仲年著

獨立出版社出版

報紙本定價一元四角，土紙本八角。

郁達夫在叫做「閑書」的一篇文章裏說：寫印象的文字宜速，因為印象宜在新鮮的時候寫。寫批評的文字應當緩，因為可以觀察得更深刻一些（大意如此，書不在手邊，原文無法錄出）。如果這可以做為理由，而不是說明了我的「懶」——那麼，我願用它做為我在讀了「雙尾蠍」將近一年以後才來寫批評文章的理由。

批評「雙尾蠍」，這樣說我是有點大胆和厚顏的。批評是創作，我還不敢說有這能力。可是，多年來厭倦了「讀後」和印象式的東西，不得已，我大着胆來用這兩個字眼了。

這是一部約十萬字的中篇小說。描寫的是三個結義弟兄的故事，穿插

着匡例女人的戀愛，歷史背景是自「九，一八」開始，到「一，二八」為止。三個男主人公是楊明輝、殷智本、余家煌。女主人公是袁瑛、裴玉卿。開場是楊、殷、余的三結義，結果却變成了盟弟殷智本逼死了盟嫂，殘害了義弟；終於被盟兄楊明輝捉住喂了狗圈，報了仇，雪了恨。

首先，我們覺得故事的結構够得上說是「無懈可擊」。從楊、殷、余三結義起，中間夾以楊袁的戀愛，殷智本的欺兄盜嫂，袁瑛的因楊明輝被陷害而「懸崖勒馬」。接着是袁楊回國後參加「九，一八」以後的愛國運動，勸服裝玉卿，安排下余裴的結合，引起了殷的更深的仇恨；終至於造謠言，最後在袁楊過壽的日子逼死了袁瑛。於是三盟弟以「誓同生死」變了成「不共戴天」，隨着「一，二八」事變的展開，弟兄三人站在兩條戰線上——一個是出賣民族甘心「爲虎作倀」的漢奸殷智本，一個是爲妻報仇盡忠於國家民族的大學教授楊明輝，和大哥站在一起最後慘遭盟兄（？）殷智本殺害的余家煌。終於是楊明輝化裝加入義勇軍，在敵人圈內做反間諜工作而抓

住了昔爲盟弟今爲仇人的殷智本，把這位如雙尾蠟一樣的盟弟殷智本喂了狗後，又走向抗日的義勇軍陣營中去。

故事的悲歡離合，如走馬燈般的演出，可是，作爲這書最大的成功處是：不論故事的進展如何，它却始終抓住讀者的心絃，非使她或她一口氣讀完不可。不管他或她讀完了對書中主人公們的結局嘆息也好，心悸也好。

這個，我想與其說是作者的成功處，倒不若說是因爲作者對舊的文學有深的造詣，而且受了狠深的影響；再加以對近代西洋文學的修養所發吧！我們只要看作者一開頭所用的桃園三結義的故事便可以知道作者受舊小說的影響是如何的深了，但是這並不是說作者不懂得近代文學上的心靈描寫，不是的！我們看作者描寫袁揚的戀愛，如何的細膩入微，而又富於浪漫氣氛，便可以知道作者受法蘭西文學的影響又是如何的深且邃了。作者是寫悲劇的能手，而且對於悲劇的故事也有點深愛似的，所以才把三個結

義弟兄故事的結局寫得那麼悲慘。

我曾批評過作者的文字不純淨，好像「急就草」似的。可是，惟其如此，作者的文字才有一個更大的好處——便是文字如瀑布直瀉，貫徹到底。我在前面說過作者在書中的故事結構「無懈可擊」，以文字論，作者的精神可以說是完全貫注的。雖然，逐字逐句的推敲起來，也許有些字句成問題，但是，通體看起來，我們却不能不佩服作者的精神，竟是那樣的飽滿！字句像生龍活虎般的跳躍於讀者眼前，而且始終是那麼活潑、生動。我覺得作者的筆墨有點像水滸傳上的魯智深，魯莽雖然魯莽，却虎虎有生氣。還是普通寫文章的人——尤其是寫小說的人做不到的。

但，這樣說作者在文字上結構上就沒有缺點了嗎？有是有的——作者的「一氣呵成」的精神是可以佩服的，可是因為缺少——不是缺乏——心靈意象的描寫，作者所寫出來的人物便是一些浮雕，缺乏了典型人物的性格。還有，作者因愛爾的作品影響究竟太深了，結構便也有點演義式的，缺少

解剖的解剖。而且，作者因為受西洋文學的影響深且遠的緣故，在字句上不免有點歐化，甚至於令人看不懂。但是，也因了這，作者因對中西文學都有深的造詣的緣故，對於用字便也特別用的活潑、生動。如楊明輝到了袁瑛出來後的描寫，譏他：「脚下的柏油路變成了橡皮，軟東軟東，走上

去不得勁，却怪有趣」（雙尾蠍十三頁）。軟東軟東四個字，看去想去，都覺得好像有人在動似的。作者的這種音樂文字，在別的地方也是很多的。

最後，我想說的便是作者特別喜歡悲慘題材的事。作者在「雙尾蠍」裏把結義弟兄二人和女主人寫成那樣悲慘的結局是值得原諒的。因為在敵我鬥爭的現實中，比這悲慘的事實多得！而作者的把「九、一八」「一二·二八」，漢奸的可恨，尤其是像偽滿洲國一類公告性的文字很巧妙的安排在書中，引起讀者的愛國情緒是值得贊許的。我說的是作者在別處發表的小說用的題材的事，這種特別愛好的心理我不大敢贊同。但這是題外話了。

附信：評「雙尾蠍」寫成後，寄上作者另一小說集「流離集」……說起來真是笑話，該書作者曾寫信稱我女士、小姐、且一直以為……女性。過幾天我把他給我的信尋出來給你們寄去，以博一笑。

塵影、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緬甸。

做大時代中的女兒

許如

琴妹九月三十日所發，艾兒九月二十五日所發的信，都先後收到了。那是你們進學校一週後的第一封信，你們在信中充滿了淒涼、寂苦、悲哀。一則說：『我們好似失掉母雞的雛雞，無時不在感到冷落、威脅與可憐！』（琴妹信中語），一則說：『爹……告訴我怎樣辦？……』（艾兒信中語），最後都寫出要回榆林來的話。當然我讀了你們的信都很難受，很受感動。可是我的心情却並不和你們相同。因為你們初次離開『大人』，這是受不了的景象，少不了要感到的痛苦。——雖然你們未免太於脆弱了些。

幾年來你們總向我要求願走到別處去，我之所以不允許者，其原因你們現在便可體會出來了。當然今年的分別，我正和你們完全一樣，十二萬分的不願意，可是沒有不出窠的鳥——鷹隼是天空中有力的鳥兒，但也有學飛的時候，你們正也是如此；開始學飛，開始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海

闊天空，鵬程萬里，都從現在開始了。我愛你們，但我願我所愛的妹妹和女兒，成爲有力且有胆略有經驗而能自由翱翔的鶯鳥，却不願你們成了囚籠裏剪毀羽翼的孔雀——縱然有美麗的羽毛供人展覽，但那太沒有生命的意義了。

話也許說得太抽象，太空洞，不過，我知道你們會體會我的意思。女子在生理上似比男子弱，可是在中國社會上表現得更弱，過去舊禮教所謂『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便是說女子一生不能自己獨立料理她自己的生活。她要依靠男子——不管父也罷，夫也罷，子也罷。總而言之，一個女子不是『人』，因爲她不能挺起身來做人。養尊處優的婦女，不管是過去的小姐、太太，現在的貴夫人，更是如此！中國社會應該變個樣子了。從辛亥革命，從五四運動，都在變，而這一個神聖空前的民族抗戰，這樣的大時代，更是轉變的關鍵！中國的女子，在這樣一個大時代裏，還不能把過去的舊的枷鎖摧毀，——就是說還不能自己有了新

的力量，歸根結底，也就是我要對你們說的這一種自己料理自己生活的力量。那抗戰還距成功遙遠得很。

自然，你們從家庭。從未經過戰爭的榆林走出，到了綏西——那會被敵人蹂躪過，而我們用血肉換回來的地方，一切都是戰爭的氣氛，而你們看不慣，受不了，於是叫苦連天，垂頭喪氣，後悔無已。錯了，你們大大的錯了！這些都是我早預料到而要你們去經歷的。是痛苦嗎？你們就勇敢的接受了。這是一種新的生活，把舊的扔掉，過這種新生活！不管它土炕、土桌、一切的土氣，人不就在土裏生活嗎？那不是家鄉的土嗎？臉上、頭上、身上充滿了土，比雪花膏、香水要光榮萬倍。

你們都說也許今年有機會回綏遠了，是的，我比你們希望更切。但是，事實不會如此快的！老實說，抗戰以來，除了從河曲逃亡那一段，翠妹受了苦（文兒還饒不上），以後，你們概未嘗過戰爭的滋味。沒有那麼便宜的事！一下子就回綏遠去？我曾說安貞和振業他們——誰知道他們是生是

死——都替我們犧牲了。我們不要作便宜的想頭！你們就把這種生活過幾天試試罷！這是多麼珍貴的鍛鍊！

關於功課的趕上趕不上，在前信已說過，這不能怪你們，這並不是丟人的事。同學中有人譏笑，你們不管它，教員中也有這樣人。那就是他渾蛋！更不要理它，還是自己按部就班地努力用功而已——也不要特別『加油』，有損於健康的事決不幹。女兒不過特別對英文注意就是了，趕上趕不上沒有關係，你們幾年積下的怎麼一時能趕得上，至於因此而萌退志，那才是沒有出息的事！我不主張你早婚就是爲教你多讀書，那樣將來可以真正的做個『人』！你們先就在綏西，明年有機會到蘭州、重慶讀書都可以。你們好比前線上的醫士，不許退却，要前進，前進，第三個還是前進！

願你們勇敢地做大時代中的女兒！

三十年十月十三日楡林。

『香港相』

陳永森

先後來信及「活躍的北戰場」，「蒙古問題專號」，「塞風」等，我都收到，並已讀過一遍了，X哥！我敬佩你，你站在本崗位上的那種苦鬥的精神，你的明快硬朗的筆鋒，在我們這幾個生死患難的老友中，實在是找不出第二個來，我自己更是慚愧萬分，不足數了。

我這幾年來，爲了衣食的逼迫，生活的鞭撻，浪走南北，在官場中鬼混，把當年那種天真純潔的心情也混走了，那還有興致去舞文弄墨呢？我而今着實也寫不出什麼東西來，因爲那種寫作的「烟士披里純」早已幻滅了。

你說我是在天堂，這個我要否認，在極度紛華，處處歐化的香島，物質的享受無疑地較住在土窰裏的你有天堂地獄之分，但在一般的精神的觀感上，我自覺是遠不如你。你知道，你所見到的是祖國的壯闊偉然的山河，大西北的剛健篤實的民性，我呢，我所遇見的多是好穿西服，開口就說英語的同胞，高聳入雲的洋樓，一九四〇年的流線型的汽車，妖艷的蛇腰的時代女性，光怪陸離的霓虹燈光，富麗堂皇的餐間舞榭。這裏有南非洲來的鮮葡萄，也有美洲著名的「新奇士」的各色鮮果，也有蘇格蘭的威士

忌，也有瑞士的牛油，也有亞拉伯馬加的咖啡，也有澳洲來的冰藏的凍肉，總之，地球上各處的特產，這裏應有盡有。够了。這不過是香島的浮雕。

• X哥！我幾乎忘記告訴你一件事！此間儘有在大酒家吃十二元港幣一隻子雞（約合法幣六十元）的富豪，但騎樓下看路邊也儘有無家可歸的終日不得一飽的餓着的難民。這也是香港相。

抗戰以還，老友們都風流雲散了，甚有不知所終的。言之腸痛！所以我每移轉到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便寫信告知你，爲的是怕失去了聯絡。

我這幾年也沒有好好地有系統地讀點書。亂七八糟地胡看些書報，到港後，因爲公事的繁冗，也無暇讀什麼巨著，只瀏覽一些中西文報紙，此間雜誌刊物頗多，但可讀者殊少，不是黃色霸聞，便是幽默八股，如果發現好的東西，我當寄點給你。但此間寄發書報，檢查甚嚴，手續頗爲麻煩的。

爲了就業，我不能不在香港住下去，但我厭惡這兒奢靡的生活。一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我早晚要設法重返祖國的。每天我過海時（由九龍到香港）斜倚船欄西望八千里的秦樹蜀山。輒不禁黯然神往！再談吧。

• X哥。

二十九年十月

芷江寄語

李記今

令德弟：

時於大公報見 弟通訊及『塞風』廣告，數欲探詢 芳躅，以教課太忙，竟未果。洎見『活躍的北戰場』廣告，見其內容頗似長江『塞上行』，『中國的西北角』之類，亟欲一讀，乃試一探詢，不圖竟得行蹤，快可言邪？

.....

伯母竟爾仙逝，至痛。然其人生義務已盡，精神永不死矣。再則丁茲亂世，高齡老人之顛沛流離而猶不得善終者，不知凡幾，兄舊日同事中，諒有自長沙流亡至瀘溪，年已七十餘之老父，竟被寇機炸死者。伯母親之，實為幸矣。因之。弟亦惟有節哀順變，以濟時艱耳。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弟之新婚，讀『偉大的工作』業已知之，時以既忙且愁，即亦不致賀，且亦不送禮，以交誼如我輩，原不在乎形式。今則兒女成行矣，真老杜所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也。流光倏忽乃爾，如何不令人心驚。

兄在中學時代，所讀古書原已不少，南歸迄今，無日不與高中學生爲緣，於所謂經、史、子、集，日不去手，自較前此益爲深刻，然其樂其用，亦只如此耳。生徒中優秀者固亦有之，第冥頑者究居多數，如逢鑿作彎弓之射者，竟亦大有其人，言之令人寒心之至。故於此青氈苜蓿之生涯，久已視若雞肋之不如，最近將疎恐即棄之，亦未可知也。

『人生何處不相逢』，初以爲古人一語耳，乃天壤閒真有此事。二十七年遷瀘溪後，一休沐日偕全家赴縣城對河之一洲上購蘿蔔，家人方採購間，兄忽見雲鵬施蔚然來，歡呼握手。彼此幾疑夢寐。暢談之下，始悉渠嘗有一時居歸化，謂弟事業甚發展，自創製館，開旗亭，出入皆包車，氣派十足云云。兄聞之竊喜，是可爲窮書生吐氣也。回憶十五年在五原冷炕上之凄苦生涯，得毋隔世之感？渠則自七七後，輾轉流浪，抵鄂後始與其

老母及一己適人之願，妹重聚，到瀾後服務行政幹部學校。以學校遷瀘，故全家到此。以後時見面，其家人亦數晤，獨惜其在包頭賢而且美之夫人，及其玉雪照眼之男孩，久已死云，尚有遺孤二留涿縣云。二十八年春幹校改組，渠挈家東下。謂將赴贛南。後此亦未得其書。不知又飄向何方矣。與渠之重逢，爲兄南旋後晤西北老友之第一人，真奇遇也。

初抵此間時，白米每石僅售二十四五金，較瀘溪幾廉三倍，最近二月以來，緣武人作祟，運米向下游發『國難財』，每石竟飛漲至八十餘金！看情形猶方漲未艾。兄共任高師國文三班，月得百五十金，弟試爲我計之，尙能餘幾何邪？而人之辛苦則不可描繪，因之意興索然，下期繼續與否，尙在未定之天也。兄教讀太久，太苦太厭，尤以黃金之時間，化於無謂之刪改文卷爲最痛心，久擬決然返故鄉，杜門編纂，數年後成績當遠勝教書。

弟體魄衰弱，固由生來孱弱，而報黨之辛勞，亦所關至巨，第有極力珍攝耳。兄今年已四十四，雖猶瀟灑如昔，而體魄、精神則至健，自二十

二年因深中水毒抱病一次外，迄今從未病過。接連上課三小時，歸家即終日伏案改文卷或一己讀書，皆不稍疲倦。此蓋兄天賦太健全，原無關軀體之豐瘠也。

自九一八後兄思想劇變，絕不喜稍有病態之文學，而中國舊詩之不健全，則有目共覩，兄乃不復愛讀。一己之作亦至少，即偶一爲之，亦隨即棄擲，故竟無以『云』弟。弟病中以舊詩遣懷，固無不可，然終不願弟多讀之，天下可讀者太多，即軟性文學，亦不陷於舊詩也。

塵影進步最大，其發表於申報自由談及申報月刊之作，兄前此皆曾見之。渠現在揮國作麼生？

弟盼我能『賜稿』於『寒風』，真令我苦笑！十年來日忙於作古人鞮譯及『文章改造機』。終日頭昏目眩，荆棘塞肺腑，尙有興致把筆爲文乎？鴻篇巨製固一字無有，即偶有少數關於歷史之札記，目前亦絕無暇整理、抄錄，且看暑假中如何。

記今，卅年五月廿日燈下。

正當我厭倦了都市生活……

袁塵影

正當我厭倦了都市生活也厭倦了再看那些都市相的時候，你的十月二日的信來了。我是說不出的感動和慚愧！的確，我常常誇耀着有一個愛我如父——不，甚至比父親還愛我的××，別的人也在歎羨我有這樣的一驕好××！可是，沒有出息的口兒却是怎樣地常常辜負了你對他的期望？這幾年來，把我從危險和死亡的深淵救出來的是你，爲不肖的口兒加重了經濟擔子的也是你……我想再向你傾訴個痛快！幾年前，我還曾以爲你不會了解你的口兒，而你也說你的圖兒不會了解你，到現在，當我失掉了友情——不，當我知道友情也是怎樣的不可靠時，我才的確確明白了原來了解我的却只有你一個人，而同時，我才重新開始了解你了！不是嗎？在這樣的時候，當經濟的繩索一天天把人束緊的時代，可曾有過什麼人像你這樣對他的口兒關心過愛護過，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給他以鼓舞？如果

不是你的愛，從小就對人世悲觀（你還記得幾年前在日記上給我批的話嗎？『太悲觀了！』）的我。在遭受了理想破滅、沒有友情的打擊以後，我真想不出他還能有什麼勇氣生活下去？不錯，有些人說我太消極了！但他們並不明自我爲什麼會消極？而他們也就更不知道支持我鼓舞我勇敢地生活下去的是什麼了！這就是「愛」，你們對我的愛！我雖然不在你們身邊，但我一想到你們，我的心就會溫暖起來，像在嚴寒的冬天受過冷凍的嫩芽被春天的陽光撫愛感覺溫暖的一樣！同樣地，你們的片紙隻字也會給我帶來了最大的溫暖！你們不知道當我許久得不到你們的來信時，我的心境會消沉到什麼地步？我會覺得我是生活在一個荒島上沒有人會關心我，雖然這荒島上有着那麼許多的人生存着！我的心就像這兒的天氣，常常是陷在陰沉的境地。很少明朗的候……我是多麼地需要時常讀到你們的信！雖然你們的信上並不說一句安慰的話，但看了你們的字蹟我也就像得到很大的安慰似的！

我曾說過我是生活在一個荒島上！不錯。離開了你們的生活，我都覺得是荒島的生活。而且，這幾年來，在東京，上海，天津……呆過的我，有的地方雖然呆的只是幾天，但我是多麼地厭惡那些地方的繁噪，那些都市交響曲的亂雜！對於重慶，我也是一樣。那陰慘的天氣，狐狸的面孔，都市和都市人特有的骯髒，這裏無一不有！我曾幾次想離開這個地方，像揮掉一條死耗子的一樣離開了吧！而且，我也很少心事去和那些都市人勾心鬥角。我有時疑惑這甚至於是自己的胆怯，但我的厭棄都市生活和厭棄都市人却是明明白白的！以前，我想混一個「作家」的頭銜，但有時想這又是多麼無聊？我會過些作家。我也認識些作家。但我現在想起來，連我自己也驚異爲什麼會那麼樣憎厭那較作家！你也許要說我狂妄了吧！我曾有一次和人談中國現在的作家。只是一些蕪草，把他們一把火燒了，新生的草才會更能滋榮，也許那個聽我講話的也是狂妄者吧，他竟然會贊同我的話。

但這一切同我有什麼相干呢？這一切都是胡扯！××！也是只有你才能了解口兒的崇高的情緒！這幾年來，如果我還有一個生活的目標。那便是努力寫一部使人從卑劣變得崇高的偉大作品。能寫出像「安戴耐蒂」那樣一個崇高的女性，我的心也就可以稍稍滿足了。那麼，前面說的那一切與我有什麼相干呢？我所追求的，我所要全力以赴之的是寫一部怎樣使人由卑劣變為崇高的東西，這裏不正是培養我寫這部偉大作品——如果我寫成了我想一定會成為偉大的——假如技巧不失敗的話——的好環境嗎？所以，不論有工作也好，沒有工作也好，我是向着這一個目標前進的，如暴發能寫出一部有益於人類愛的團結的作品出來，不管用多少時間，都將是我最大的快樂的事，希望你們給我以鼓勵！在目前，我正在寫幾篇短的東西，鍛鍊我的技巧！

在此曾晤老舍先生，他說因轟炸疏散，許久未覆你的信，囑你原諒。並說就給你去信，不知寄去沒有。這個人還不錯，我想在寫作上請他指導

十一月十一日，重慶。

重逢

袁塵影

——紀念野野村先生

劫後的戰場是一片荒涼的曠野，太陽無力的照着大地，前面還斷斷續續的傳來槍聲。槍聲中間或雜着一兩聲淒涼的喊殺聲。曠野里却躺臥着幾具敵人的屍身，這是敵人先前退却，來不及攜帶也來不及焚化遺留下來的。突然間，我在一具屍身前停下來，在慘淡的陽光裏，我呆住了。

方方的臉孔，鼻梁左右微徵幾粒麻子，不高不低的身材，鬚髮依舊是凌亂的偏分着，所不同的是灰色的西裝換了一身粗笨的黃呢制服。脚下着的也不是方頭皮鞋，變成一雙看去令人感覺到有點鐵蹄樣式的大統皮鞋了。

不錯——是他——曾經作過我的老師的野野村先生。

木然中我被各種突然襲來的感情打倒了——是恨？還是憤怒和悲痛？我無法分辨得出來。

這已是四年前的事了。

爲了到日本還不久，語言不大行，我進了那時專門給中國留學生補習文語的日文預備學校，野野村先生便是那兒的教員。

日本的學校也和中國某些地方的學校一樣：教員中除了一些好的教員以外，也就有拿錢混飯吃的「飯桶教員」的。一個綽號叫做「妖堯四」的（日語，好的意思），便是其中的一個。但是能把教書當做終身事業來幹的，教書時的認真誠懇，和我們的「人之師」並無二致，我記得「泉」先生便是這樣的一個人。

可是，這些人給我的印象並不深，像一把鐵錘一下子打入我印象裏使我忘不掉的倒是另一位老師——野野村先生。

在日本，最使我感覺奇怪的是日本知識分子愛好唐詩之風。他們幾乎

是每一個人都能背上三兩首來。即便是「妖堯西」吧，他也會纏綿地把「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一類的詩背出幾句來，引得留學生們的哄堂大笑。

野野村先生也是一個最喜愛唐詩的日本人。

穿着淺灰色的西裝。頭髮自由式却又有點凌亂地偏分着。脚下踏的是一雙廉價的日本方頭皮鞋。講書時，頭老是偏仰着，像是在望着什麼或是在思索些什麼。不久，便會低下頭來低低的嘆一口氣，樣子極像一個中國古時多愁善病的詩人，尤其是鼻樑兩旁的幾粒麻子和眉尖緊皺起來的時候。

這態度和這情狀引起了留學生們極大的輕蔑，甚至有點在鄙視這個不學無術的日本人——不，簡直是在鄙視這個不學無術的日本人。一個個都是「雄糾糾，氣昂昂」的。

也許是這一點傷感、憂鬱的氣質，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最初，與其說

我付與這個中國式的日本詩人的是同情，還不如說是憐憫的好吧！

但，終於有一次，他却用一件事把我這廉價的憐憫情感改變過來了，這一件事引起了極大的同情。一天，野野村先生也和別的先生們一樣，願允了學生的要求，把他所愛好的中國詩寫在黑板上了。

他寫的不是別的詩，却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烽火連三月，家書值萬金」的「春望」。他像是用了極大的力量才把這首詩寫在黑板上，還怕人不懂似地又親自一字一字的念了一遍。他說他最愛的是這首詩。說完，他便低下了頭去，像是有無限的哀愁和悲痛。

可是下面却有人在用礫礫的冷笑在譏嘲他的憂鬱了。

我奇怪着這位異國詩人的感情，也奇怪着他爲什麼會愛這樣的一首詩：「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應當是我們這些破碎山河的孩子們所吟的呀！爲什麼生活在擴張領土專事侵略他人，看樣子又似乎有了點成就的帝國裏的人，也會愛這樣的詩句呢？「烽火連三月，家書值萬金」，這

情景，我雖然沒有體驗過，可是，理智告訴我，這是我們弱國人必嘗的滋味。而一個生活在正天天要領導亞洲高唱『八紘一宇』國家裏的人，爲什麼會爲這樣的話感到悲痛，甚至於不可抑止呢！

我得不到回答。野野村先生的頭已抬起來了，嘴角邊扯着一個淒涼的微笑。這微笑像電似地射進了我的心懷。剎那間，我的憐憫情感被這電光燒的無影無蹤，代替的是說不出的同情。

然而，我並沒有真正明白了野野村先生會愛這詩，爲這些詩句激動的感，而且一直在納悶着。

但從此，我却和野野村先生接近起來了。

下課後，我常常到野野村先生家裏去，他的太太是一個溫和、略帶一些憂鬱性（我想，這是受野野村先生影響的原故吧？）的婦人，三個孩子，最大的也不過七歲，他們夫婦待我很好，我常常在他們家裏銷磨掉整個黃昏。他告訴我他曾經來過中國，住了不少的年頭，他喜歡中國的山水，

說是「氣魄宏大」，不像日本的「小氣」……他說他很喜歡中國和中國人。

我幾次的想問他爲什麼會愛下那樣一首傷感的詩，却怕勾起他的無限哀怨而沒有做。有一次，他自己又朗誦了一次這首充滿哀怨別離的詩。只是朗誦完了，並沒有低下頭去，却看着他的三個小孩子，不住的搖着頭，像是他那無限的哀怨與悲憤都發洩在搖頭裏。

不久，蘆溝橋事變爆發！在海的彼岸的祖國孩子們一個個都準備回國來投身到民族解放的烽火裏。臨行前，我去向野野村先生辭行。

他緊緊的握着我的手，兩隻憂鬱的眼光只是向我望着，不說一句話。他知道我爲什麼要回國，他也知道我回國來會做些什麼，他更了解他的家在製造怎麼樣的口實，發動侵略的戰爭，可是……我們不像是別離，却是在永別。

就這樣，我和野野村先生默默無言的分別了。

四年來，在烽火鬥爭中的我，忘掉了一切，也忘掉了在異國的生活，——忘掉的是野野村先生。而且，我也開始明白了野野村先生爲什麼會特別喜愛那樣傷感的詩，一讀起來又是那麼沉痛、悲憤的理由了。從敵軍寫給家中的信，我們不就可以明白了野野村先生是怎樣的預感着這一種情境了嗎？

我甚至於幻想着有一天我會見到野野村先生。那時，我要告訴他，我已經明白了他以前爲什麼喜愛那首詩和那麼憂鬱的原故了。

但這一切都已經太遲了！躺在我眼前的不是活的野野村先生，而是一具沉默的屍體。望着即使在死了都不瞑目和緊皺雙眉方方的臉孔，想到這樣一個熱愛中國的朋友，却因了沒有力量反抗軍閥們的橫暴，終于被迫着來到他所愛的大地上作戰而死掉的事，我的眼淚不禁撲簌簌的流了下來。

前面又起了喊殺聲，槍聲也響的更緊密了，我拭掉眼淚，奮然的提起槍，衝向前去！

一九四一、一、二六、於緬甸●

孔家學潮

周濟信

子路舞劍，舞到精采處，諸同學同聲喝采。又乒乓大鼓其掌。這時孔老夫子正在書房刪詩書定禮樂，忽聞前庭喧鬧。深恨小子狂簡，不守校規，遂悄悄出房，從屏風夾縫裏向外窺看，正見子路舞得好劍，如風馳，如電掣，白茫茫白氣一圍，寒飈颯寒光滿室。「真乃絕技！老夫子也不覺暗叫好。但見諸弟子一致誇贊子路，而子貢且說：「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如由也之舞劍者也。」又不免有點不自在起來。遂趨而過庭。大聲喝道：

「某在斯！某在斯！」

諸弟子聞聲肅然，正欲避去。夫子又喝曰：

「屠！吾語汝。」乃指子路而罵曰：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子路平時常常挨罵。疑心老頭子有意尋事，早就忍着一肚皮氣。此時又當衆被辱，實在按捺不住，不覺率爾而對曰：

「你是忌才！你是吃醋！」

夫子大怒曰：

「混蛋！吾何至于此。」

子路曰：

「你罵我『好勇過我』，過我者，就是恨我的武藝勝過於你也。誠於中形於外，兩個字明明的道破你的心病了。這不是忌才是甚麼？不是吃醋是甚麼？」

夫子平時說教，諸弟子無不恭聽恪趨，於其行則「步亦步，趨亦趨」，於其言，則「無所不悅」，想不到今天子路這樣犯上作亂，毫不留情地數說了一頓，不覺耳紅面赤，忙睹咒道：

「余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而此時子貢在旁，對於夫子之罵子路，也頗不以爲然。越次問曰：

「夫子責備子路不當好勇，敢問不好勇該好甚麼？」

子曰：「學詩，學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貢曰：

「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而夫子說過：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可見你也提倡武道，而獨對於由也之舞劍則深惡之，是誠何心哉？」

夫子期期不能答。子路又加上一句曰：

「總而言之你是吃我的醋！」

夫子氣的戰戰兢兢，命令諸生曰：

「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但在場諸弟子，如顏路因顏淵死，請子之車以爲之槨，不與，不免怨夫子無情。如子華因使齊時，冉有爲之請粟，而夫子不肯多給，也有點恨他慳吝。又如曾參是翻孝子，以爲「身體膚髮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恐

怕子路打傷了他，對不住他的父母。其他諸子又都因為夫子平時只愛顏回並且當着魯君說過「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無。」把別人一概抹煞。以致都找不到出路。纔是心裏不舒服。大家各有各的心事，所以一齊低着頭，誰也不肯聽老頭子的命令。

夫子見此情形，氣上加氣，只有切齒詛咒子路曰：

「由也！不得其死然！不得其死然！」

罵畢，翼翼如也，走回書房，喟然嘆曰：

「吾道非歟？」

徧 徧

袁塵影

一九四一。元旦日，寒復，忽晴。

提起筆來，我不該寫什麼好。我底心裏地又感到了無端的煩亂。剛才給×寫信，開了頭便寫不下去了。我在開頭的幾句話中便說：『一種蒼涼、寂寞的味道，又襲上心頭，心裏想哭出來才覺痛快似的。不！即使那樣也不會痛快的，只有加倍的悲放在一個女人的膝上哭一陣——』到這裏我便寫不下去了。我愈想說：『受着她沉默的愛撫，我底心會溫暖起來的。』我甚至於想說：『我只有躺在你和口的膝上，我才會得到撫愛！』可是，這些話是怎麼的軟弱呀！而且她們距離着我又是如何的遠。我不能再寫下什麼句子了。

這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寂寞之感，偏偏我會特別強烈。我怎麼會硬朗起來呢！像這樣子？我——不想把它寫在我的日記開明第一章裏，可是一想

這種對自己硬充好漢的可笑，我便總要把它老老實實的寫下來。不過，我應當對自己忠實的講，我並不存心把自己埋在這無際淵中，我要和自己搏扎。『三十而立』！今年是中華民國三十年，國家要『立』起來，我自己也要努力搏扎，奮鬥，才能够在這個動亂的大時代裏『立得住！站得穩』！

這幾天常常是天未亮便醒來，思索着今年應做的事和應有的計劃，甚至於午夜與醒來時也會想到這些事，散步時也會沈思着這些事。這些事究竟是什麼事和什麼計劃呢？現在寫出來，看看我今年會做到多少？

一、找一個工作，在經濟上不再加重舅父的擔子。二、寫作——不論工作的有無，我應當努力寫作。日記決定恢復，而且決不『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的時記時鬆。開始寫『母』『舅』『甥』三部作品中的第一部，用外祖母、舅父和我自己參做題材。奈報答外祖母生前愛我們的恩意和舅父的恩重如山。另外一些零的東西如『山城漫語』『愛，友情，理想』等必須參寫和早日完成。三、生活努力節約，至少要做到『量入爲出』。有了工作後並

要努力爲舅父按月寄一點錢，幫助他老人家一點。並要每日記日常生活用帳表。四、絕不再糟塌一次自己的身體，努力鍛鍊體格。在三十歲以前，少談女人的問題。做人方面要和愛有禮，敏於事務。不生氣。這些事情除了工作問題非我自己所鑒完全決定外，其餘我都要決心努力一一的做到它。

『一年之計在於春』，我的計劃是有了。就看我怎樣實行自己的約言吧！

一九四一，一、二、來復四、陰晴。

午后讀新年的××報，篇幅增加了一張半，但看起來不由得令人生氣！「空空如也」，這是今日中國戰時文化的特貌。尤以報紙爲甚。永遠是那麼刻板的信息，千篇一律的文章。簡直令人膩得不得了！這樣的文化，這樣的報紙，到了抗戰勝利的那一天，真不知要退化到一個什麼程度呢！

這一年來，爲舅父，爲我自己，總算買了些可讀的書，但這些書是多

麼的難買呀！每次到書店，我幾乎要跑遍了所有的書架才能像沙裏揀金似的發現幾本可讀的書。有時甚。至於常是空手而歸。文化界存在着兩種現象：一種是八股，一種是劣等貨。就憑這些東西，能有光輝燦爛的文化，真令人說夢！

又說之流，也在重慶大出風頭，這說明了中國文化界是多麼可憐！甚至於中國文壇又是多麼貧弱。一些劣等貨也竟吸引一些人，難道真是貧學期間，連文化食糧人們也會因得不潔而餓死於劣等貨了嗎？還是中國的讀者們大多不是讀者而只是些蠢貨呢！

我常常為中國文化界的貧弱、低劣而生憂。只有從外國偉大作家的作品中我才能得到一點慰安。以後，我只有努力學外國去讀別國的偉大作品了。

下午把「友情」草好。對於這個問題，我的感慨似乎特別深。寫時像猶有餘痛似的。只是，這兩天，我覺得對愛的否定終有點不大妥，我還是需

要愛而且有愛的。別人不知道，我是愛我的舅父，舅母，表姊弟的；如果這沒有什麼忌諱，對於X我也是像一個親人似的愛着她的。我們也愛這個飄蕩異鄉的遊子的吧？

一九四一，一，三，來復五，陰晴。

我這個人真不知是一種什麼的人，常是無端的煩惱，却又無端地興奮。對了！X哥不是早已說過了嗎？『我們都是神經質的人！』下午我總感到了不高興，厭棄別人，也厭棄自己。許是因為水吃得太多了！不！午上的米飯太壞了（很多是帶壳的）的原故，胃也竟有點蠕蠕的動起來。這真是莫大的痛苦。病魔使人變得狂暴，我的心情突然不好，不能說與這沒有關係吧！

傍晚，吃過晚飯散步歸來的時候，忽然想到寫一篇『弟兄』的東西來，以S君和他的哥哥做題材，S君和他的哥哥走了不同的路！實際上S君和

我一發，是沒有什麼路可走的，只是在那裏徘徊，懷疑。S君說：『我是怎麼也不能不愛我的哥哥的。我曾發誓不做一件傷害哥哥的事。如果哥哥的理想成功了，我即使被殺害也是心甘情願的，到了那時恐怕我也很難忍受那種恐怖、殘酷的做法的。』

那天巴金先生和我談：『恐怖殘酷也許容易使革命成功的快些！』我也如巴金先生所信念的：『和平一點，雖然慢一點，但也正比較不容易被推倒。』不過我也並不相信巴金先生所相信的路子便會達到那個理想的境界。這樣我便對理想也幾乎絕望了！我覺得人們想造一個王國，却往往違背了自己的意志造了一個地獄。人類如果想從災禍中拯救出自己來，都應當重新想一個改造世界的方案了。以前的一切方案只有導引人類走到更黑暗更悲慘的境遇中去。可是一想到人類幾乎是命運地陷入了理想和事實違反的境遇中的事，我便苦痛得什麼也說不上來了。

我還是把這一切忘却，把我的愛放到我們的小小的幸福世界中丟吧！

只要舅父，××，小的弟妹和舅母們不拋棄我，我什麼也不去想他了。可是，我總要把這些思想放到我的作品中去，能做到使人類讀了我的東西以後，會重新想一想人類究竟應該怎樣，我便可以滿足了。

一九四一、一、一〇、來復五、陰。

胃還是不大好，蠕蠕似的痛。我疑惑這是氣候的關係，天氣冷便容易發作，去年也是這樣的。一個有胃病經驗的人曾經告訴我，飯前喝一點酒是好的，我想實行他這辦法，但不知喝什麼酒好。

剛才寫畢了『理想』。我的『愛，友情，理想』的三部曲。如果可以說爲曲的話，寫成上。我想修改後先寄忠舅一看。我覺得我對這三者雖然都感到失望、幻滅，但我對人的愛——尤其是對舅父們的愛是絕不懷疑的。我是會永遠愛着他們的。而且，我衷心的覺得母親也是愛我的，我寫那樣的文章真是罪過。因此，我有點不敢讓舅父看到這文章，怕他生氣。對於友情，×雖然對不住我，可是我也儘原諒他的。而且，瑩我也是很懷念

的。只是對於理想，我却有點完全幻滅，甚至於絕望了。我大概不會再想情什麼了。

我才忽然想到一個題材，題目是『給兒子——』，再構思幾天，成熟了一些，把它寫出來。

一九四一、一、一三、來復一、陰晴。

我沒有想到我自己的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情竟是這樣的厲害。簡直使我有時坐臥不安。我覺得這也是沉不住氣的一種。易於興奮便也易於頹唐。這都是修養不厚和病態。

下午去看王先生，談到他們的生活，又太太說前些時候入先生病了，沒有錢，甚至買了一雙膠皮鞋才支持過去。說來真是淒涼和無可奈何。又太太並私下告訴我，又先生因事情不如意和生活的壓迫，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洩，便只有打他的小女孩。我聽了都有說不出的難受。我前幾個月還借

了人家幾十元，直到現在卻不能償還，人家的窘迫，好像自己也應負點責任似的。我再仔細注意先生對女孩的態度，果然不及以前的慈愛嬌養了。呵！生活的壓迫人竟是這麼厲害。幸虧我沒有討太太，否則，像我這樣的無能，真不知要讓妻兒怎樣的吃苦呢！

因了這，我今年也更應獨立，決不應再拖累待我思重如出的舅父了。同時，我也更應節約一點才對！

因了這一件事，我是被大大地感動了。

一九四一、一四、來復二、晴，晨霧。

早晨起來霧濃得很，也冷得很。中午便晴了，這樣的天氣，往往是這樣的。

下午給舅父拍一長電，需洋九元，這可以說是一個長電了。我這兩天覺得去緬甸也是好的，可以學英語，可以避開中國這些知識份子，我有點

厭惡這些人，因而有時候也厭惡我自己。

晚給舅父寫一長信。

一九四一、一、一五，來復三、陰。

費了三個鐘頭，我把『給兄了——』寫成了。寫得我的手腕甚至於也有些困起來了。但是我很高興。一種工作後的愉快我是深深嘗到了。而且，我的精神還是很好的，這是我身體日好的證明。

我不曉得寫的怎樣，我已把它原稿放起來了。但我寫到悲痛處，幾乎掉眼淚出來。巴金嘗說，他的文章裏有血和淚，那麼，我的文章也有血和淚的。

一九四一、一、一六，來復四、陰雨。

悶了下雨，天氣突然變得有點冷起來。心情也感到了一種無可奈何的

淒涼，人生寂寞之感便又會偷偷地爬上我底心。這種氣質真是要不得。我應當努力使自己健壯起來，胃病一也定保養好了，我就不會爲這種黯淡思想所籠罩了。

晚上和S君談到一九三一年××們過山西的事。他說『××們的殘酷，我是深深地領教過了。這殘酷有時是過份和不必要的。』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中說：『兩個人格鬥的時候，你怎能分辯哪一擊是必要的，哪一擊是不必要的呢！』這話真不知誤盡了多少人！不錯，鬥爭的時候是難免有誤擊的，但是把誤擊當成了一種當然，甚至於是應有的事，却不謂說不是一件不可饒恕的事。今天的中國，甚至於庶聯的××們却都在把這不必要的誤擊當成了經常的應有的事了，可悲的就在這裏。』

聽了S君的話，我想有一天我會找到一條改造世界的路子的時候，也許我可以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來吧？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一百九十一卷中說：『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

隱，或滅跡山林，或優游下僚。」我不想做什麼名人，但我却想做一個智士——雖然我也許始終是一個愚蠢者也說不定！我有時看得過遠因而消極固然是不對，可是，做一個渾渾噩噩的人也是要不得的。最好的辦法，許久以來我覺得便是改行，不再談論什麼問題，努力做一個平常人！站在論壇上終不致要發議論的，做一個下僚我便可以擺脫這一切煩惱了。

我有時覺得我恐怕終于是一個悲劇的人物，譬如我對S君的哥哥的將來，便恐怖地覺得那悲劇就會到來似的。可是，讀歷史的功用是在鑑往知來，勿爲古人所笑，否則，歷史便算空讀了。

我覺得只有改行後努力做一個現實的人，恭謹自守，在物質上精神上做一個自由的人，盡我的一生做一個報恩的人。這是我最好的立身之道。

忍！忍！忍受一切！哪怕是人慾、困苦、嘲笑，唯有堅忍，我才離健壯身體，寫出點作品，才能報答舅父的恩惠。

一九四一、一、一七、來復五、晴。

今天又是晴天，這在四川是罕有的。去年的冬天便不是如斯，天天下雨，陰森森地冷。今年暖得多了。可是土著的人都說『怕冬旱』。

我有時候也想，人類都是善惡兼有的，一個善人正是惡人，一個惡人也是善人。正因為善人能和惡念和惡劣行爲鬥爭，所以才變成了善人。正因為善人不能克服自己的惡念和惡劣的行爲，所以悲劇似地變成了惡人。偉大的作家就在他能把一個可以做惡可以爲善的人，怎樣從惡中拯救出己，逐漸走上崇高之路，刻劃出來的人。可是，中國的作家就不然了，好人一定是好人，惡人一定是惡人，永遠不會成爲善人。公式化的人物，也就是一具偶像。這樣的作品是些什麼東西呢！

我的『山城漫語』還沒有寫起，真是要不得！我要好好構思一番，不構思提起筆來就寫的東西一定不是好東西，我是深深的感覺到的。

人們說日記可以記一個人所有的思想，我覺得並不盡然，有時候，我

的思想往往是被遺忘在日記外邊的。

一九四一、一、一八、來復六、陰。

今天一天又是興奮的不得了。早上接到舅父的覆電命我：『放胆赴緬甸一試』。我這兩天也有這樣的思想。我的所以怕，所以遲疑，也無非是怕身體吃不消，其實，也並不見得就對。那裏並不是不毛之地，也一樣的生活着人呀！我爲什麼不可以去呢！去！去！去！

明天赴渝，日記又要停頓幾天了。

一九四一、一、二三、來復四、陰。

到城中走了四天，破費了數十元，錢不值錢，用了這麼許多，也不覺得什麼似的。

剛才看『給兒子——』，同時，作第一次修改，我的熱情——不，對這

篇的技巧不及剛寫後的滿意了。太平鋪直叙了。我覺得遠不如「重逢」。這種樸素的作法，稍不用力，便顯得不够生動，我這一次，便犯了這個毛病。

我恐怕是多一半要去緬甸去了。這也好！換換環境，於我也未始沒有一點好處。只是，『人生如轉蓬』，對於我，更非虛言了。

在渝市忽然想到，我對女人的看法如下：少女是春，少婦是夏，中年婦人是秋天，老年婦人是冬天。因為是春天，所以看到少女，不管長得美麗不美麗，總覺得有一股生命之力，無怪乎老年人喜歡娶十六七歲的少女，倒並不一定是性的問題，他是想從她那裡重新得到一種生命的力量哩。少婦是夏天，所以熱烈，像一盆火紅的太陽。中年婦人是秋天，所以平靜莊穆，但也有點寂寞。老年的婦人便有點冬天的味道了，冷酷，陰淒。但不論是少女，少婦，或中年婦人和老婦，我都希望是陽光照在她們的額上，正如同我喜歡春、夏、秋、冬，只要有太陽，不管冷酷炎熱，我都喜歡。

的。

其實我覺得男子也可拿四季來比的。不過，我自己的「未壯先衰」，却有點從立春一下子跳到冬天的悲哀了。

二 十 七 個

杜 瑚

六月的黃河，飛奔的向東流着，波浪沖擊的聲音，攪亂了河沿的人聲。雖然人們在河沿說話時，總是放大了喉嚨，近乎喊叫了。

「這裏浮出一串來……」

「那裏也是……二串……」

「今天比昨天還多！」

「明天，她媽的！更要多起來！」

「能把中國人殺完嗎？」

「看你叫殺不叫！」

「拿中國人要填滿黃河嗎！」

「……」

這種喊叫聲順風漂下去，送到一羣要水（註一）的小孩子們耳朶。他們蜂一般的跟着聲音來的方向跑去。圍視那河灘上附近的一串死屍擁擠擠，一會兒又跑着看了較遠的那兩串死屍，擁擠的一堆小孩子，忽然像得到命令的樣子，散開，各人找着自己的目的地飛跑了。小平也水鷄似的喘着氣，跑到他媽媽的身邊。嚷着：

「媽媽，又流下死屍來了！剛才下來！水沖在外河頭的沙灘上了……
……二十七個！」

「你又耍水去啦？看那些幹什麼！」

「幹什麼？……一共三串：七個一串，八個一串，還有十二個的一串呢！比前天那天浮出來的都多！」

「唉！不用說了，小平，那些都是該死的，你歇晌吧！」（註二）

「該死的？哼！我看的情清楚楚。他們的身上洗的非常白，可是他們的鼻子和嘴，都變了黑紫色，用一條香粗的鐵絲在他們膀子上穿住，成了

一個個的圓圈。他們都張着嘴，一個個像要說話，像要吼！』小平雖是八歲的小孩子，他的口齒却很伶俐，站在地下，對於坑上坐着的媽媽滔滔不絕的說着。

『媽！你怎麼不做聲？我聽河邊的哨兵說，這幾天流下來一串一串的，都是咱們中國人！都還是好人呢！他們鼻子和嘴的黑紫，是叫日本人用煤油燒成的！是從包頭扔進河裏去的，……』小平如流水的說着，小平的母親，在呆呆的出神，直望着小平，像有什麼重大的事，她在思索着。

『聽說從包頭扔進去的，媽媽！包頭離咱這兒有多遠？我爹爹不是就到包頭去了？……怎麼還不回來呢？……』小平的這一問，真是一塊巨石拋進了沈寂的湖心，使小平的母親馬上不安起來，不自主的，將身子移動到坑沿邊屈着手指說：

『三天的路程！你爹已去九天了，縱打過河就誤一天，昨天就該回來了……怎麼……現在……』

「媽媽·爹爹什麼時候回來呀？我聽河邊上的哨兵說。日本人喜歡要的是壞人。殺的是好人！這幾天流下來的死屍，聽說是包頭城裏的人，過渡口的，也有是從火車上捉來的！媽！「火車」，我記住啦！咱們那年往出逃，我是五歲了，火車上坐滿了人，大砲整響了一天，那是我第一次聽着大砲響，我們是黑夜才逃出來，我外祖母送出我們來，流着淚……：咱們房後有山有樹……：火車每天從咱們門前經過……：」小平說到「火車」便想起他的家鄉在鐵道的傍邊，叙說他們離開自己家鄉時的情形。

小平的母親，如坐針氈，心亂如麻！擔心着小平的爹爹，走這遙遠的路程，得經過進城和渡河的危險關口，讓小平的咕嘟，勾引着她也想起了自己家裏的房屋，田地，年老的母親，還有起伏的青山。蜿蜒的鐵道，又想到小平方才說的二十七個，用香粗的鐵絲穿成了圓圈，煤油灌，黑鼻頭，張着嘴；更聯想到他們家裏現在是怎樣的期待着他們的回去，別的河灘上是不是浮出一串一串的死屍來？明天或許會有更多的死屍……：白腫的

身體。紫黑的鼻頭……那些人，是不是難出來的？我們不要這難出來，小平的父親，那用他跑包頭做買賣呢……這些許許多多，一齊湧上心來。小平的母親，渾身都麻木了，兩隻眼向前直視着，一動也不動。只有淚珠子滾滾地滾出來！小平跑過去，抱住母親的頸項，用他半乾的頭髮，揩拭他母親的熱淚。用激奮的口調，說他久悶在胸中的話來安慰他母親：

『媽媽！我長大當兵，打日本！』

小平的母親，用激動的嘴唇，吻着小平赤紅的額；沒着落的手，緊握着小平如火熱一般的小拳！只有小平是他最大的依託。只有小平是他最大的期望！她很沉重的吐出三個字來：

『好兒子！』

伏天的太陽，如火炎般的燒人！用昏紅的鐵絲穿着的二十七個死屍，結成三個圓圈，橫列在黃河南岸的沙灘上；白腫的身軀，黑紫的鼻嘴，對

着炎熱的太陽，漸漸腫大起來，一股一股的氣味，飄蕩着裏送進每個中國人的鼻子裏。

二九·九·十二。

註一 耍水是小孩子們在河裏游泳。

註二 歇晌爲睡午覺之意。

三 婦 人

袁塵影

一九三六年，正當百靈廟抗戰烽火燃遍塞外草原的時候，我却被自身服務的綏遠報社派到日本留學和考察去了。年底我到進了東京，一九三七年六月，我遵奉着雙親的命令帶着病了的身子回國養病。到達塞上之夜，正是蘆溝橋事變爆發的那一天。全面抗戰很快的展開了，拖着痊愈了的病體輾轉逃難，不久，我又回到了我的崗位——新聞戰線上。用自己的武器——筆，打擊敵人，暴露民族敗類的罪惡。

我很慚愧，在日本留學考察不到一年中，所學會的一點點日語和日文，經過兩年半的時光，幾乎快要忘得一乾二淨了。這使我在和一個日本俘虜談話不能暢達己意的時候感到說不出的懊悔。對於日文，甚至於連平假名和片假名我都好好寫不上來了。三島的風景是美麗的，而東京郊外據說也自有令人留戀的所在。可是，我的腦海中却再幻映不出一個我所遊歷過

的地方。只是，一些人物的影子，快要三年了，却還留在我的記憶中不去，這些人物的影子中，三個婦人——一個日本老婦和兩個朝鮮女子，更是像擺脫不開的蛇，固執地（纏繞着）盤踞在我的心中。

朋友C君夫婦倆是最喜歡搬家的人，「整天價」搬來搬去的。好在留學生搬房子比在國內簡便得多。這一天他們又搬家了。他們是異國流浪的一對好朋友。下了課，爲了不使自己寂寞，我便照着他們昨天畫給我的新居路線找他們去了。

他們住在「中野」和「東中野」中間的一個「貸間」，從「東中野」車站下車或從「中野」車站下車到他們新居的地方，距離差不多是一樣的。日本的門牌號數編排得很奇特，找起人來特別麻煩。我正持着C君畫給我的新居路線單在一個小橋上徘徊，決不定附進那一間是C君的新居時，一個老婦人過來了，佝僂着腰，穿着一身破舊的褐色和服，在黯淡的夕陽下，更顯得衰老不堪。她見我持着一張紙單在佇望，無神的眼光抬起來看了我

一下，使用簡單日語問我是不是找C君夫婦。待我告訴以後，她用手指了一所左邊的房屋便蹣跚着走了。

我找到了C君夫婦，他們住在樓上，四面都是玻璃窗，光線非常的好。只是正午陽光射進來時稍熱一點。無疑的，C君夫婦，尤其是他的神經質的太太很滿意有這個新居，聲稱半年之內決不再搬家了。

我默默地觀看着屋內的一切，樓下有潺潺的流水聲，迴圍是一些日本的草，高架電車聲不時轟隆隆的響了過去。「這，的確是一個好所在呢！」我不禁羨嘆着說。

「只是，房東却是一個窮老婆子，而樓下又住着兩個朝鮮女子！」C太太又有點不安和不滿足似的說。

「那有什麼關係？」我不禁有點奇怪！過後，突然想起了什麼似的，我又問C太太：「房東是不是一個穿褐色衣服的老太婆？」

「是的！你碰見她了嗎？」於是她解釋着說和單身女子以及一個窮房東

住在一起，總是不大妥當的！我心裏很不以為然，因為我知道C君夫婦，在思想上據說是很前進的！

告辭了C君夫婦回去的時候，已經入夜了。在樓下我又一次看見那個龍鍾的老太婆。她的房門大開着，電燈光明亮的照出來，她臉色陰暗的躺臥在那裏，像忍受着什麼苦痛似的。而在這時候，我又聽到了鋼琴聲，C君夫婦告訴我，這是從那兩個朝鮮女子房間裏傳出來的，她們是學音樂的。

以後，爲了避免寂寞的原故，我更常常到C君夫婦那裏去。可是每去一次，C君夫婦總要對我發許多牢騷，也一次比一次的愈加說着這個新居的不好，最後便說着一定要搬家的話。

引起C君夫婦煩惱的原因據說是這樣的，房東並不是那個老太婆，她是由別人租過來再出賃的，相當於上海的所謂「二房東」。沒有丈夫，沒有兒女，甚至於沒有一個親人和財產。而且還帶着一身老病。她生活費的唯

一的來源，便是當「二房東」收來的房租，可是，除了償付原來房主的房租以外，她便沒得可以生活的費用了。她不得不拖欠原來房主的租，和一些日用的帳，每天，總有人來門上大呼小叫的討債，討債的人使老太婆不得不託那兩個朝鮮女子撒謊地說她出去了。待到討債人發覺她並沒有出去只是躲債時，便很生氣的恫嚇着她說着第二日付不了債時便要她讓出房子，或是要送她進警察局的話。

「你想，這樣的房子還能住下去嗎？」C太太生氣似的說，C君蹙着眉不語，只是苦笑着。

「那兩個朝鮮女子怎樣呢？」我掉轉了話頭。

「咳！」這一回是C君說話了。「每天晚上不知從那裏來那麼些野男人，喊着她們，而她們也常隨着出去，深夜才回來。」接着，C君不耐煩的搖了搖頭。

「你知道，她們也是沒奈何呀！亡了國的女子，在她們所謂「主人」的

國土中，沒有錢！不去應付那些垂涎她們的人怎麼成呢！——C君夫人突然以打抱不平的語氣駁復着C君的話，C君經她一駁斥，默然地立在那裏，不再做聲了。

樓下傳來了喊罵的聲音，把我們暫時引向了發出聲音的地方。

薄暮中，一個穿着下駄的漢子，站在門檻上，兩手扯着門，口裏噁哩咕嚕噁噁喊着，他是在那兒催索房租。顯然，他來過的次數太多了，最後，便生着氣恫嚇着說明日不交便上警察局的話！過後，是一個無力的衰老的婦人哀乞的聲音，音調中含着淒楚的哭聲。

隨後是一陣沉寂。

黑暗中我看不清楚C君夫婦的臉色，待到燃着了電燈時，幾乎是同時地自遠而近傳來了口哨聲。樓底下是一陣騷動，有人在呼喚那兩個朝鮮女子了。

我沒有心思低下頭去看樓下的男子漢是什麼人，從淫蕩的口哨聲中，

我感覺悲憤的是我一次在我軍勝利後之戰場上看到一個敵人遺棄了的女屍的事：一片荒野。四週死一般的靜寂。陽光無力的照着大地，偶而傳來一兩聲喊殺聲和斷斷續續的槍聲。一個受了槍傷的女屍平靜地躺在那裏，她極像住在那個老婦人房子裏兩個朝鮮女子中的一個（我雖然在C君夫婦那兒只見過幾次，但我是認得她的），她一定是一個敵軍中的營妓而在作戰時受傷被遺棄在戰場上的。想到這，我的一顆憤怒的心燃燒起來。在「主子」的玩弄下終還免不掉被送來中國戰場上作營妓，亡國奴是怎樣的一種況味呀！

前面又起了喊殺聲，我不再作這種感情的傷感了。爲了免除敵人國內像那個老婦人永恆的痛苦，和解放那被玩弄終于還要做營妓的朝鮮女子，我們，每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都應挺直了身子，面迎着戰鬥，使萬惡的敵人屈服，要不然就消滅掉牠！

「登廂」釋名

編者

包頭灘上、伊克昭盟、陝北、榆林這一帶地方的老百姓，平常大都連米也吃不上；有一種植物叫作「登廂」，大概比「觀音土」稍好一點罷，他們便胡亂以此充飢。——如果能吃「登廂」，便是如天之福了，因為那東西也並不怎麼樣多。

文化方面，精神食糧的缺乏，在這一帶地方，也正是如此。抗戰以來，我們即為這一帶的文化饑饉而呼籲，同時並竭盡一點小小的力量在這裏從事拓荒的工作。呼籲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拓荒呢，更沒有什麼成績。大胆地出版這個集子，也不過「登廂」救急而已。

這就是「登廂集」命名的意義。

三十年十二月三日，榆林。

(塞風社叢書之四)

登 廂 集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出版

實價每冊國幣拾元

楊令德主編

塞風社出版

(榆林呂二師下巷五號)

版 權 所 有

「經售處」 「西安」大公報分館 「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總社 「桂林」大公報館 「蘭州」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綏西陝壩」中國文化服務社 「榆林」大公報分銷處(華新號) 陝北日報社

活躍的北戰場

楊令德主編

二十九年初版

- 一、抗戰兩年來的中國報業(代序)·二、記鄧寶珊將軍·三、傅作義將軍在柳林·四、活躍的北戰場·五、何柱國將軍和北戰場的騎兵·六、北戰場上的一段長城(高燮成將軍及其部下)·七、綏遠游擊縣長怎樣在淪陷區域奮鬥·八、包頭灘上·九、綏垣喋血錄·十、綏遠三烈士記·十一、綏遠民衆抗日自衛軍·十二、綏西、收復綏遠的根據地·十三、敵在綏西的冒險·十四、王英的命運和前途·十五、一九三八年內蒙古動態紀略·十六、蒙古抗日詩人榮耀宸先生和他的詩·十七、『達爾哈特』(成吉思汗陵寢之守護者)·十八、蒙政新陣容下的伊盟·十九、綏境蒙政會和烏蘭察布盟·二十、北戰場上一老將(馬占山將軍片斷)·二十一、從上海到石莊和太原·二十二、後記·附錄：一、包頭灘上(三)·二、綏西前線的回回軍(袁塵影)·三、回到祖國懷抱中的蒙古青年(袁塵影)·四、越過伊克昭盟(袁塵影)·五、達爾哈特之組織。

82